元城語錄解

附行錄解脫文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元城語錄解

附行錄解　脫文

馬永卿輯
王崇慶解
崔銑編行錄
錢培名補脫文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惜陰軒叢書及小萬卷樓叢書畿輔叢書皆收有此書畿輔本分馬永卿輯語錄三卷王崇慶語錄解三卷崔銑編行錄一卷王崇慶解行錄一卷共八卷體例不合小萬又僅有馬氏輯本無行錄無王解書後附錢培名所補脫文惟惜陰本以王解爲主標題元城語錄解後附行錄解故據以排印並附小萬本錢培名所補脫文及所撰識語暨畿輔本所載崔銑序於後又惜陰本僅標王崇慶著不列馬崔之名於此並識

元城語錄解序

元城劉先生語錄一帙。多其徒馬永卿所編輯。今山西副使端溪王子德徵又分爲六十二條。條爲之解。其言之純者。則益發揮以振開後學之志。少有未醇。亦爲之辯難。使學者不昧所從。夫元城學不妄語於溫公。其言豈有醇未醇邪。卽端溪子之辯難者。多在右金陵而混儒墨耳。審若是。則亦自其身之所至。心之所得而言。亦不甚害其爲未醇也。夫端溪子。今之元城也。其所解亦豈必盡然哉。然凡有所疑。必質諸師。辯諸友。雖隔河山之險。越江湖之遠。亦託兄若弟持册而講。既明而後已。此其爲道之篤。好學之甚。雖元城當日。亦恐不逮。斯解也。吾又知其必與語錄共傳矣。

嘉靖七年秋八月。涇野呂柟序。

元城先生語錄序

余觀馬永卿所著元城先生語錄。嗚呼。前輩不復見矣。使余讀之至於三歎息也。余攷先生所學所論。皆自不妄語中來。其論時事。論經史。皆攷訂是非。別白長短。不詭隨。不雷同。不欺於心而終之以愼重。此皆不妄語之功也。司馬溫公心法。先生其得之矣。

紹興丙子八月。范陽張九成序。

元城先生語錄序

僕家高郵。少從外家張氏諸舅學問。五舅氏諱樅。字聖作。七舅氏諱桐。字茂實。九舅氏諱楫。字濟川。大觀三年冬。將赴亳州永城縣主簿。七舅氏戒僕曰。永城有寄居劉待制者。汝知之乎。僕謝不知。舅氏因爲言先生出處起居之詳。且曰。汝到任可以書求教。僕到任之次日。因上謁。三日。以書求教。先生曰。若果不鄙。可時見過。僕因三兩日一造門。後數月。先生以僕爲可教。意亦自喜。嘗曰。某在謫籍。少人過從。賢者少年初仕宦。肯來相從。願他日無負此言。是時先生寓于縣之回車院。年六十三四。容貌堂堂。精神言語雄偉閭爽。每見客。無寒暑。無早晏。必冠帶而出。雖談論踰時。體無欹側。肩背聳直。身不少動。至手足亦不移。噫。可畏人也。僕從之學凡一年有餘。後先生居南京。僕往來數見之。退必疏其語。今已二十六年矣。僕既不能卓然自立。行其所學。以追前輩。已負先生之託矣。若又不能追錄先生之言。使之泯絕。則僕之罪大。僕懷此志久矣。獨以奔走因循。欲作復止。比因竊祿祠廩。晨昏之暇。輒追錄之以傳子孫。蓋以僕聲名之微。不能使他人之必傳也。先生元城人。諱安世。字器之。事在國史。紹興五年正月望日。維揚馬永卿大年序。

元城語錄解目錄

卷上

鄉里第一
治書第三
新法第五
東坡第七
行己第九
進言第十一
西來第十三
變法第十五
恭儉第十七
薰籠第十九

卷中

諫兵第二十一
獻書第二
學問第四
釋氏第六
金陵第八
淮南第十
飲酒第十二
雅謔第十四
唐史第十六
任相第十八
讀書第二十
霍光第二十二

神武第二十三
人材第二十五
西漢第二十七
賢主第二十九
遺令第三十一
居洛第三十三
卜世第三十五
詐僞第三十七
人品第三十九
用兵第四十一

卷下

官制第四十三
左氏第四十五
請老第四十七
六經第四十九
三代第二十四
春秋第二十六
佛書第二十八
公孫弘第三十
名相第三十二
取國第三十四
求教第三十六
論詩第三十八
酷吏第四十
圍棊第四十二
夏至第四十四
殿試第四十六
作史第四十八
事君第五十

玉堂第五十一
褒貶第五十三
子弟第五十五
歷法第五十七
魏徵第五十九
老人第六十一
高帝第五十二
論易第五十四
北歸第五十六
甘露第五十八
宰相第六十
談易第六十二

附行錄解一卷

元城語錄者。宋揚州馬永卿大年輯其師劉器之語也。器之、諱安世。元城人。永卿、宋史無傳。不能詳其官階。此書舊題左朝散郎主管江州太平觀賜緋魚袋馬永卿編。頗藉以識崖略。書凡三卷。與晁氏讀書志陳氏書錄解題合。惟晁陳二家尚有劉先生譚錄一卷。凡二十一則。韓璧撰。道護錄一卷。凡十九則。胡珵撰。均輯元城之語。與馬氏書並行。今皆不傳。是編後有行錄一卷。明南京禮部右侍郎謚文敏崔銑續輯。謂之行錄者。宋史藝文志有劉安世言行錄二卷。早佚。馬氏既輯語錄。故文敏作是書以補其闕。當時元城令汝南進士張儒校刊語錄。文敏曾爲作序。並以所輯行錄授之。事見洹詞。迨後于文熙又補益之。故至今附行不輟。按是編雖以語錄命名。而紀述舊聞。旁及瑣事。不規規於講學。文淵閣書目列入子雜。不爲無見。要之爲說部之書。亦蘇仲滋欒城遺言類也。嘉靖中。開州王端溪取語錄行

錄通爲之釋。名之曰元城語錄解。書中義蘊。多所發明。間有辨正。亦能伸己見。初刻於汝南。再刻於元城。近世流傳漸少。茲猶是元城刊本。可貴也。端溪諱崇慶字德徵。正德戊辰進士。累官戶部尙書。有端溪集八卷。

道光庚子七月望日。三原李錫齡識於惜陰軒。

元城語錄解卷之上

宋　維揚　馬永卿輯　明　開州　王崇慶解

僕初見先生。先生問僕鄉里。且曰。王鞏安否。僕對曰。王學士安樂。來赴任時嘗往別之。後稱曰。知鞏承議輔語僕曰。適見劉待制。云新主簿可教。因問何以得之。公曰。後生不稱前輩表德。此爲得體。又曰。此公極愼許可。吾友一見已蒙稱道。此可重也。王學士字定國。從先生學。居於高郵。解曰。此馬永卿受教元城之始。今有前輩表德稱呼。彼有童心未除。客氣未降。而方傲視尊長。抗禮父兄。甚者從而毀焉。謂永卿之罪人非與。

僕見後三日。僕獻書求教。先生再讀之。似有喜色。且以言見謝。僕因問立身仕宦之道。先生問余家屬畢。曰。賢俸祿薄。當量入以爲出。僕復問請益。先生曰。漢書云。吏道以法令爲師。有暇可看條貫。又曰。不獨可以治人。亦可以保身。僕歸檢漢書。前語出薛宣傳。先生之意。以僕初出場屋。行已或犯法。且爲吏所欺。故有此言。解曰。此元城不得已而以吏教人者也。今夫吏道以法令爲師。固也。不曰儒道以六經爲師也乎。不曰儒道以仁義爲師也乎。是故聞有積不善而罹殃者矣。未聞躬行仁義而犯法者也。聞有不理繩墨而失身者矣。未有潛心聖經而得非報者也。乃以吏道倡。如吾儒六經仁義何。故愚嘗以爲六經仁義。不獨可以治人。亦可以保身。故知元城不得已而從俗者也。讀者尙勿以爲迂。

先生問僕舊治甚經。僕對治書。先生曰。今之書。乃漢所謂尙書。若復求孔子所定之書。今不見矣。僕聞其言色駭。先生曰。漢承秦火之後。諸儒各以所學談經。或得或失。然各自名家。自濟南伏生以降。不獨一人。就其中取之。獨孔安國古文尙書尤勝諸家。則今之尙書是也。僕曰。其略何如。可得聞乎。先生曰止。如曰若稽古字。往往不同。不知近日士人如何解。僕因舉新經以對。先生曰。此非金陵說乎。非但金陵之說非。

而孔氏之說亦非也。因令取注尚書。以手指語僕曰。自此作堯典以尚書序也。舊典他序同在一處。孔氏移於諸篇之首。又指堯典曰以下語僕曰。此兩字乃篇題也。其下當爲粵若稽古。粵若。發語之辭也。稽、考也。言史氏考古有此事也。今孔氏以若爲順古道而行之。非也。然此事賢卒未能解。可取前漢儒林傳藝文志熟讀之。則可見矣。僕後數日再見。且曰。堯典之說。果如先生之言。因曰。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竊恐今之尚書。非古文也。先生笑曰。是也。古文尚書乃科斗。科斗變爲大篆。大篆變爲小篆。小篆變爲隸書。所謂今文字。乃漢之隸書也。故尚書序云。爲隸古定。其去科斗遠矣。僕又曰。粵若者。則所謂越若來三月是也。所謂稽古者。則所謂惟稽古是也。先生曰。然。今按藝文志注曰。秦延君說曰若稽古二三萬言。則是曰若稽古當作四字一句也。今乃以堯典曰爲一句。若稽古帝堯爲一句。非也。秦恭字延君。信都人也。見儒林傳。（解曰。此元城教永卿讀書之大略也。大段去古既遠。則文必以漸而變。義必因人而更。惟二帝三王之大經大法。今載諸典謨訓誥者。固皆定而可考也。是故書以道政事。然帝王之道。心法既同。則亦不可以形迹泥矣。此在窮經者變通如何耳。是故以堯舜之揖讓。其道未有增焉。以湯武之放伐。其道未有損焉。分定故也。若乃科斗篆隸之說。蓋評經之書法云耳。非論經之道也。）

先生因言及王荊公學問。先生曰。金陵亦非常人。其操行與老先生略同。先生呼溫公則曰老先生。呼荊公則曰金陵。其質朴儉素。終身好學。不以官職爲意。是所同也。但學有邪正。各欲行其所學爾。而諸人輒溢惡。此人主所以不信與。夫天下之士。至今疑之。以其言不公。故愈毀之而愈不信也。嘗記漢時大臣於人主之前說人短長。各以其實。如朱雲是其一也。僕退而檢朱雲傳。華陰守丞嘉封事薦朱雲爲御史大

夫下其事問公卿。衡對以爲雲素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僕後見先生。因舉此言。先生曰。是矣。凡人有善有惡。故人有毀有譽。若不稱其善而併以爲惡而毀之。則人必不信有是惡矣。故攻金陵者。只宜言其學乖僻。用之必亂天下。則人主必信。若以爲以財利結人主如桑洪羊。禁人言以固位如李林甫。姦邪如盧杞。大佞如王莽。則人不信矣。蓋以其人素有德行。而天下之人素尊之。而人主夷考之無是事。則與夫毀之之言亦不信矣。此進言者之大戒。解曰。元城論荊公所以尊溫公也。其實溫公荊公何可同官職爲意。自當時觀之。二公若有同者矣。不知二公所學之誠與否。其亦同乎未也。今即一事則亦有足徵者。是故蓬頭垢面。非人情矣。實朴儉素者固如是乎。居家爭墳。當時之輿評者然也。不以官職爲意者固如是與。則知金陵之與溫公。名雖略同。而心實相懸絕。此則誠與不誠之間。不可不察也。然其博學多才。宜亦有不可毀者。而人乃往往毀爲。則其執拗有以取之。愚故曰。元城論荊公所以尊溫公也。

先生問僕曰。世之所以罪金陵者何也。僕以新法對。先生曰。此但一事耳。其爲大害。不在是也。且論新法多成周之法。且五帝之法尚不同。而金陵乃以成周之法。行於本朝。何哉。且祖宗所以不多爲法令者。正恐官吏緣此以撓民也。正如莊子言。剖斗折衡。則民不爭。使天下人皆如莊周。自可不爭。使天下吏人皆如臨川。可以不要人錢也。僕曰。所謂大害。何也。先生曰。正在僥倖路開耳。譬如一大室中。聚天下珍寶。只有一門。門前有一正路甚廣大。然極迂遠難到。若非其人輒趨此路者。必有人約迴之。然此室又有數小邪路可到。有數小門可入。自古聖君賢臣相與同心極力閉此門。若有由邪路來者。則拒之使不得入。或時放一兩人入。亦不至甚害也。若乃廣開此路。大開此門。則人乘此徑路而入。自此門一開之後。不復可閉。何況有人於室中招之乎。嘉祐之末。天下之弊在於舒緩。金陵欲行新法。恐州縣慢易。因擢用新進少

年。而僥倖之路從此遂啓。又教人主作福作威之術。故有不次用人。至於特旨御前處分金字牌子。一時指揮之類。紛紛而出。以爲賞罰人主之柄。且此柄自持可也。若其勢必爲姦臣所竊。則賞罰綱紀大壞。天下欲不亂。得乎。解曰。元城論金陵引用新進。輕變紀綱。其言至當。無復可議。則夫金陵得罪當世者可知矣。然曰教人主作威作福之術。則似少礙。何則。威福、人主之大權。夫何可一日無。而亦曰教之云乎。然其加一術字。則猶有可諉者。洪範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謂政在人主也。又曰。臣無有作威作福。謂權不可下移也。金陵乃教之以術。則戾夫道而啇人性者多矣。此元城譏之。以爲大害者。非過也。

先生嘗常亦談釋氏。每曰。孔子佛之言相爲終始。孔子之言。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佛之言曰。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其言次第。若出一人。但孔子以三綱五常爲道。以治生靈爲心。故於色色空空之說。微開其端。欲令人自得爾。且孔子之心。佛心是也。假天下無三綱五常之道。則禍亂大作。人將無噍類。豈佛之心乎。譬如州縣長官不事事。而郡縣大亂。乃復禮佛誦經。閉門坐禪。以爲學佛。可乎。故儒釋道神四者。其心皆一。但門庭施設不同爾。先生曰。古今大儒因著論毀佛法者。蓋有說也。且彼尾重則此首輕。今爲儒弟子。宜各主其教。使之無過於重而已。且三教猶鼎足。獨令一足大。可乎。則鼎必覆矣。且所謂佛法者。果何物也。凡可以言者。皆有爲法也。謂之有爲法。則有成有敗。然萬物之理。盛極必壞。故佛法大盛則不獨爲吾儒病。亦爲佛法之大禍也。彼世之小儒。不知此理。見前輩或毀佛法。亦從而詆之。以謂佛法皆無足采。非也。匊蕘之言。聖人擇焉。且佛法豈不及於匊蕘之言乎。而聖人堯舜周孔也。彼乃自視以爲過於堯舜周孔。此又好大之病也。與溺佛而至佞佛同科。解曰。此一段恐是元城先生誠之未化處。不然。則永卿附會他人之言。失其眞耳。愚不敢曲爲之避。巧爲之諱。亦吾儒所同然乎。今夫道一而已矣。佛氏見之謂之寂滅。老氏見之謂之虛無。則是以道爲二也。二之者是爲非道。夫非道則亦不可道矣。今觀其言孔子佛之言相爲終始。不知所謂相爲終始者何如。又曰。其言次

第若出一人。夫門人記孔子所謂意必固我者。人之私也。而夫子則舉無是矣。非夢幻泡影之謂也。彼佛之無我無人云者。則謂萬法皆空矣。夫惟其然。是以絕妻子。離人爲。喪耳目。大亂之道也。相去遠矣。比而同之。無乃過乎。且曰。儒釋道神。其心皆一。豈有其心既一。而其道獨異者乎。又曰。但門庭施設不同。夫既曰施設不同。又豈有體段獨同者乎。嗚呼。率天下之人。參異同之變。害天理之正。必自斯言始矣。愚不可以不論。

先生因言及東坡先生。曰。士大夫只看立朝大節如何。若大節一虧。則雖有細行。不足贖也。東坡立朝大節極可觀。才意高廣。惟己之是信。在元豐則不容於元豐人。欲殺之。在元祐則雖與老先生議論亦有不合處。非隨時上下人也。僕又問東坡稱先生喜談禪。何也。先生曰。非也。北歸時與東坡同塗。極款曲。故暇日多談禪。某嘗患士大夫多以此事爲戲。且此事乃佛究竟之法。豈可戲以爲一笑之資乎。此亦宜戒。解曰。夫永卿之詳不可考。然觀其以東坡稱先生喜談禪爲問。則其微意亦自可窺矣。而元城方且目爲究竟。又曰。此亦宜戒。吾不圖元城師仲尼而何以有此也。雖然。是或一道也。夫常情必有所見而後心有定。必心有所定而後心無累。彼佛之道謂萬法皆空。則夫汲汲於富貴。戚戚於貧賤者。從而味焉。審焉。則亦以灰其念而淡其心矣。元城之談禪。無乃爲此。不然。吾又何敢知乎。

先生曰。金陵有三不足之說。聞之乎。僕曰。未聞。先生曰。金陵用事。同朝起而攻之。金陵闢衆論。進言於上曰。天變不足懼。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卹。此三句非獨爲趙氏禍。乃爲萬世禍也。老先生嘗云。人主之勢。天下無能敵者。或有過舉。人臣欲回之。必思有大於此者。已攬庶幾可回也。天子者。天之子也。今天變。乃天怒也。必有災禍。或可回也。今乃教人主使不畏天變。不法祖宗。不卹人言。則何等事不可爲也。僕曰。此言爲萬世禍。或有術以絕其端而使不傳於後世。先生曰。安可絕也。此言一出。天下莫不聞之。不若著論明辨之。曰。此乃禍天下後世之言。雖聞之尚可救也。嘗如毒藥不可絕。而神農與歷代名醫言之。曰。此乃

毒藥。如何形色。食之必殺人。故後人見而識之。必不食也。今乃絕之。不以告人。既不能絕。而人誤食之。死矣。先生又曰。巴攬兩字。賢可記取。極有意思。解曰。元城論金陵三不足之說。足以誤蒼生。禍後世。其意甚美。此正金陵所謂執拗者也。夫人主之有天下。受之於上天。傳之於祖宗。資之於諫論。自有堯舜以來。莫之或違。而曰不足畏。所畏者何。而曰不足法。所法者何。而曰不足卹。所卹者何。故曰。此正金陵之所謂執拗者也。

先生與僕言行己出處。且曰。紹聖初。某謫嶺表。既到嶺上。北望中原。慨然自念。奉父母遺體而投炎荒。恐不生還。忽憶老先生語云。北人在煙瘴之地。唯絕嗜慾可以不死。是日遂絕。至于今更不復作。且大丈夫自誓不爲則止耳。何必用術也。趙清獻本朝一名臣。欲絕慾不能。乃掛父母之畫像於臥牀中。且以偃臥其下。而使父母具冠裳監視。不亦瀆乎。昔陶潛賦歸去來。卽徑歸。而王羲之乃自誓於父母墳前。且仕宦豈是不好事。但看行己如何爾。若仕宦有益於社稷生靈。其勝獨善一身多矣。蓋先生之意。欲自比彭澤而以清獻比右軍。解曰。此一段見元城不背其師。不忘其親。其誠之所爲乎。是故養生莫如寡欲。知所以養生矣。然曰是日遂絕。至於今更不復作。則有非元城不能爲者。愚故曰。誠之所爲也。

先生曰。金陵在侍從時。與老先生極相好。當時淮南雜說行乎時。天下推尊之以比孟子。其時又有老蘇。人以比荀子。但後來爲執政。與老先生論議不合爾。老先生嘗謂金陵曰。介甫行新法。乃引用一副當小人。或在淸要。或在監司。何也。介甫曰。方法行之初。舊時人不肯向前。因用一切有才力者。候法行已成。卽逐之。卻用老成者守之。所謂智者行之。仁者守之。老先生曰。介甫誤矣。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反是。若小人得路。豈可去也。若欲去。必成讐敵。他日將悔之。介甫默然。後果有賣金陵者。雖悔之。亦無及也。賣金陵者。呂惠卿吉

甫也。解曰。金陵引用新進。變更朝章。最其誤之大者。觀溫公之所謂他日將悔之。其見遠矣。嗚呼。其誠而明乎。明而誠乎。金陵雖將悔之。其將能乎。

先生曰。人臣進言於君。當度其能爲卽言之。若太迫蹙關閉。或一旦決裂。其禍必大。不若平日雍容以諷之。使無太甚可也。哲廟初銳意於學。一日經筵講畢。於一小軒中賜茶。上因起折一柳枝。其中講筵臣乃老儒也。起諫曰。方春萬物生榮。不可無故摧折。哲宗擲之。其色不平。老先生聞之。不悅。謂門人曰。使人主不欲親近儒生者。正爲此等人也。歎息久之。老儒卽伊川先生程頤。字正叔。解曰。程子爲講官諫折柳一節。所以養人主好生之心。夫是謂因事納忠。易所謂自牖者。先生曰。天下之事不可以一概論。且以飲酒一事言之。本草言三人早行。內一人獨生者。以飲酒故也。且冬月早行。冒寒必疾。故藉酒酷烈之氣以敵之。某初到南方。有一高僧教余。言南方地熱而酒性亦大熱。本草所謂大海雖凍而酒不冰。今嶺南煙瘴之地。而更加以酒。必大發疾。故疾之狀。使人偏身通黃。此熱之極也。故余過嶺卽斷酒。雖徧歷水土惡弱。他人必死之地。某獨無恙。今北歸已十年矣。未嘗一日患瘴者。此其效也。故某多與人言此事。欲盡知之。若此輩或有言酒可以避瘴者。但見初到炎鄉。藉此以禦瘴氣。似乎有驗。不知積久積熱于五臟之閒。不可救也。若北人能絕酒色兩事。雖在炎方何害。解曰。聖人無欲。賢者寡欲。衆人多欲。此固自然之理。而亦人品有以限之矣。元城投嶺海。以酒色爲戒。是亦保身之一節云。夫保身所以重親也。孝之端也。然君子之節欲保身。豈必嶺海然後戒哉。愚亦未能制夫欲者。故飲酒多失之無度。讀元城之訓。深有警焉。

先生嘗問僕參請乎。僕對以亦嘗有此事。但未能深得爾。先生曰。所謂禪一字。於六經中亦有此理。但不

謂之禪爾。至於佛。乃窺見此理而易其名。及達磨西來。此話大行。不知吾友於世所謂話頭者。亦略聞之乎。僕對曰。見相識中愛理會柏樹子。又問吾友如何解。僕無以對。先生曰。據此事不容言。然以某所見。則夫子不答是也。且西來意不必問。而話亦不必答。然向上老和尚好玩弄人。故以不答答之。所謂柏樹子者。乃繫驢橛也。後人不知。只守了樹。後尋祖師西來意。可一笑也。又曰。佛法到梁。敝矣。人皆認著色相。至於武帝爲人主。不知治民。至亂天下。豈佛意也。蓋佛法只認著色相。則佛法有可滅之理。達磨西來。其說不認色相。若渠不來。佛法之滅久矣。又上根聰悟。多喜其說。故其說流通。某之南遷。雖平日於吾儒及老先生得力。然亦不可謂於此事不得力。世間事有大於生死者乎。而此事獨一味理會生死。有箇見處。則於貴賤禍福輕矣。且正如人擔得百斤。則於五六十斤極輕。此事老先生極通曉。但口不言耳。蓋此事極繫利害。若常論。則人以謂平生只由佛法。所謂五經者。不能使人曉生死說矣。故爲儒者不可只談佛法。蓋爲孔子地也。又不根之人。以謂寂寞枯槁。乃是佛法。至於三綱五常。不是佛法。不肯用意。又其下者。復泥於報應因果之說。不修人事。政教錯亂。生靈塗炭。其禍蓋有不可勝言者。故某平生未曾與人言者。亦本於老先生之戒也。解曰。元城以參禪話頭問永卿。惜永卿未究聖學。不能以正對。故元城談禪之癖。亦永卿有以誤之也。夫正與邪未嘗兩立。謂佛窺見此理。理其理。非吾儒理也。吾觀佛之說。大段以人世爲夢幻。以生死爲泡影。則是認物而遺性。不復論理之本然矣。此何可以治天下國家爲哉。充其類。必將使三綱五常淪滅無遺。則其爲私莫大焉。聖人故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蓋不徒爲一時發也。

先生平日皆莊語。有一雅謔謾記之。先生爲諫議大夫日。值陝一執政。姓胡。名不欲記之。先生再三論列。

文字不降出時劉貢父爲給事中先生於朝路見之問曰昨晚有甚文字降出貢父曰豈非器之於新除有異聞乎先生曰然若遲回不去當率全臺諫攻之孔子所謂鳴鼓而攻之者貢父應聲曰將爲是暗箭子元來是鳴鼓兒聞者皆啓齒先生素嚴毅亦笑容又曰貢父好謔然立身立朝極有可觀故某與之交游解曰元城聞貢父之戲而笑亦包老笑比黃河清之意則其平生嚴重不同流俗可知然貢父之善謔則亦無取焉耳

先生與僕論變法之初僕曰神廟必欲變法何也先生曰蓋有說矣天下之法未有無敝者祖宗以來以忠厚仁慈治天下至於嘉祐末年天下之事似乎舒緩委靡不振當時士大夫亦自厭之多有文字論列然其實於天下根本牢固至神廟卽位富於春秋天資絕人讀書一見便解大旨是時見兩蕃不服及朝廷州縣多舒緩不及漢唐全盛時每與大臣論議有怫然不悅之色當時執政從官中有識者以謂方今天下正如大富家上下和睦田園開闢屋舍牢壯財用充足但屋宇少設飾器用少精巧僕妾樸魯遲鈍不敢作過但有鄰舍來相淩侮不免歲時以物贈之其來已久非自家做得如此遂不敢承當上意改革法度獨金陵揣知上意以身當之以激切奮怒之言以動上意遂以仁廟爲不治之朝神廟一旦得之以爲千載會遇改法之初以天下公論謂之流俗內則太后外則顧命大臣等尙不能回何況臺諫侍從州縣乎祇增其勢爾雖天下之人羣起而攻之而金陵不可動者蓋此八箇字吾友宜記之僕曰何等八字先生曰虛名實行強辯堅志當時天下之論以金陵不作執政爲屈此虛名也平生行止無一點涴語者雖欲誣之人主信乎此實行也論議人主之前貫穿經史今古不可窮詰故曰強辯前世大臣欲任意行

一事。或可以生死禍福恐之得回。此老實不可以此動。故曰堅志。因此八字。此法所以必行也。得君之初。與主上若朋友。一言不合己志。必面折之。反覆詰難。使人主伏弱乃已。及元豐之初。人主之德已成。又大臣尊仰。將順之不暇。天容毅然。正君臣之分。非與熙寧初比也。解曰。天下之法。貴守不貴變。觀金陵新法之行。固本其八字。亦誤其一生。

先生與僕論唐史及明皇信任姚宋事。先生曰。此二人與張說乃天后時相也。非己自用。故敬憚之。至於張九齡輩乃己所自用。故於進退輕也。僕曰。人主用相必要專一。明皇用二相專。故能成開元之治。先生曰。明皇仰面不對除吏。雖是好事。然未也。僕曰。何以言之。先生曰。明皇之任用宰相。是也。其以情告宦官者。非也。使力士以誠告崇固可。若加以誕謾之語。則崇何從質之。曷若以語力士之言面諭崇。則君臣之情。洞然無疑矣。力士與王毛仲不相善。至奏其怨望之言而終被誅。然則人主不面質其臣而好與宦官密語。未有不竊弄權柄而亂天下者也。此事可爲戒。不可以爲法。解曰。明皇知任姚宋以相。善矣。而不能面諭之。何哉。至使宦官高力士者傳語爲。萬一如元城所謂加以誕謾。其將如何。噫。此有天下者之所當愼也。必如古之都俞吁咈於一堂而後可也。

先生與僕言仁廟恭儉。先生曰。仁廟恭儉。出於天性。故四十二年如一日也。易所謂有始有卒者。常記得老先生言。明皇卽位之初。焚錦繡珠玉於前殿。爲非。僕曰。何以言之。先生曰。世以明皇初節儉。後奢侈。疑相去遼絕。此說非也。此正是一箇見識耳。夫錦繡珠玉。世之所有也。己不好之則不用。何至焚之。焚之必於前殿。是欲人知之。此好名之敝也。夫恭儉不出於天性而出於好名。好名之心衰。則其奢侈必甚。此必至之理也。故當時識者見其焚珠玉。知其必有末年之敝。若仁廟則不然。若非大臣問疾。則無由見其黃

絁被、漆唾壺。僕歸檢唐史。開元二年二月己未。焚錦繡珠玉於前殿。然當時有識者。不曾問其姓名。至今以爲恨。解曰。元城論仁廟恭儉。四十二年如一日。信爲人主之盛節。若乃明皇開元二年二月己未焚錦繡珠玉於前殿。則已涉於好名矣。是故帝王以恭儉爲先。恭儉以自然爲貴。

先生與僕論唐史。言及明皇任宰相。先生曰。以明皇之任韓休一事觀之。信忠臣之難遇而佞臣之難去也。藉使令知其人曰某人忠。某人姦。亦未必能任且去之也。明皇分明知韓休之忠。乃速去之。分明知蕭嵩之佞。乃久任之。後來任李林甫。又更好笑。分明知其姦。至用之二十來年。至死乃罷。人主唯患不能分別忠佞。今分明知之。乃如此。欲天下不亂。可乎。僕曰。譬人之服藥。未達藥性而誤服之。一旦或悟。則必去之而更進良藥。今已知藥之害人。以其甘而久服之。藥之有益。以其苦而去之。則欲其人之不死。其可得哉。先生曰。雖大無道之君。亦惡亂亡。而明皇中材之主。知姦邪而任之。何也。僕無以對。先生曰。此敝於左右之佞幸耳。蓋所謂佞幸者。嬪御也。內臣也。戚里也。幸臣也。此皆在人主左右而可以進言者也。賢相不與佞幸交結。彼有所倖求。則執法而抑之。人人與之爲讐。必旦旦而譖之。而人主之眷日衰矣。姦臣則交結佞幸。彼有僥求則謹奉而行之。人人感其私恩。必旦旦而譽之。則人主眷日深矣。所謂譖之者。非顯然譖之也。或因一事。凡可以媒孽者。無不爲也。所謂譽之者。非顯然助之也。或因一事。凡可黨援者。無不爲也。人主雖欲用忠臣而去佞臣。不可得也。且人主之去宰相。必積怒然後去之。非一日也。左右佞幸最能測人主之喜怒。彼姦臣之爲相。豈無一事貽怒。然纔覺怒。必於佞幸處知之。急急收救。故不至於積怒而去也。又人主不知爲左右浸潤。只道我自能進退大臣。不知佞幸知之久矣。李林甫所以作相二十年不

去者。正緣得高力士安祿山陳希烈等內外贊助之也。僕歸檢唐書。如先生言。開元十六年九月相蕭嵩。二十一年三月相韓休。是年十二月嵩休同罷。開元二年五月相林甫。至天寶十一載十一月薨于位。韓休爲相。明皇嘗引鑑默默不樂。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歡。何自戚戚不逐去之。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蕭嵩每啓事必順旨。我退而思天下。不安寢。韓休敷陳治道多訐直。我退而思天下。寢必安。吾用休社稷計耳。李林甫傳。裴士淹與明皇評宰相。至李林甫。曰。是子妬賢嫉能。舉無比者。士淹因曰。陛下誠知之。何任之久也。帝默不應。解曰。元城以明皇任韓休一事。謂忠臣難遇。佞臣難去。固至論矣。以愚觀之。三代而下。何莫不然。獨明皇也哉。是故人主用賢退不肖。以剛明爲主。

先生嘗曰。太祖卽位。常令後苑作造薰籠。數日不至。太祖責怒左右。對以事下尚書省。尚書省下本部。本部下本曹。本曹下本局覆奏。又得旨復依方下製造。乃進御。以經歷諸處行遣。至速須數日。太祖怒曰。誰做這般條貫來約束我。左右曰。可問宰相。上曰。呼趙學究來。趙相既至。上曰。我在民間時。用數十錢可買一薰籠。今爲天子。乃數日不得。何也。普曰。此是自來條貫。蓋不爲陛下設。乃爲陛下子孫設。使後代子孫若非理製造奢侈之物。破壞錢物。以經諸處行遣。須有臺諫理會。此條貫深意也。太祖大喜曰。此條貫極妙。若無薰籠。是甚小事也。其後法壞。自御前直降下後苑作。更不經由朝廷。至今以爲例。解曰。創業之君。動爲子孫之法。觀後苑薰籠之作。數日不至。太祖之怒。宜若未可釋者。而趙普乃以自來條貫爲對。又曰。爲陛下子孫設。則亦可謂近情矣。宜太祖之有悟也。易曰。納約自牖。趙韓王有焉。

先生嘗曰。太祖極好讀書。每夜於寢殿中看歷代史。或至夜分。但人不知。口不言耳。至與大臣論事。時出一語。往往獨盡利害之實。河東折氏。靈武李氏。自五代以來。世守此土。兩蕃畏之。故令世襲。蓋其意曰。若

不捍禦。則虜人入寇。先壞世襲地。此乃渠本家子孫久遠物。必行愛惜。分外防備。若挈土地入蕃。不過令依舊世守。本朝必爲理會。若反噬。則太原及陝西路大帥禦之。非若祿山連三路節度之比。極爲得策。其後以爲世襲不便。以折氏平河東有功。依舊。乃移李氏爲陝西兩鎭。因此遂失靈夏。至今爲患。又言太祖與羣臣未嘗文談。蓋欲激勵將士之氣。若自文談。則將士以武健爲恥。不肯用命。此高祖溺儒冠之意也。澶淵之役。章聖既渡大河。至浮橋一半。高瓊執御轡曰。此處好喚宰相吟兩首詩。蓋常時宰相王欽若陳堯佐輩好詩賦。以薄此輩。故平日憾之而有此語。解曰。元成稱宋太祖極好讀書。此亦臣子揄揚祖宗至美。夫惟讀書。故論事各當。至論與羣臣未嘗文談。以勵將士之氣。恐太祖當時未有此意。蓋其質任自然者如此。乃又曰。此高祖溺儒冠之意。尤爲無據。

元城語錄解卷之中

先生嘗言。老先生每於朝廷闕政。但只於人主之前。極口論列。未嘗與士大夫閒談。以爲無益也。熙寧之初。嘗有文字諫用兵而不曾留稿。然某得在弟子之列。嘗聞其大略。以謂中國與夷狄爲鄰。正如富人與貧人鄰居。待之以禮。結之以恩。高其牆垣。威其刑法。待之以禮。則國家每有使命往來。有立定條貫禮數束縛之也。結之以恩。則歲時嘗以遺餘之物厭飽之也。高其牆垣。則平日講和而不失邊備也。威以刑法。待其先犯邊。然後當用兵也。今乃不用。是富者愛鄰家貧民些小財物。開門延入而與之博。若勝焉。則所得者皆微細棄賤之物。不足爲富人財用多寡。若不勝焉。則富人屋宇田宅財物。皆貧家所有矣。又況博弈者。貧人日用爲之。乃所工也。而富人之所短。貧人日夜專望富人與之博。但無路爾。今乃自家先引而呼之。貧人亦何幸哉。且富人之待貧人。至於用刑法。則是入官府也。至是無術矣。若不至於入官府處。則爲善矣。且官吏之清嚴者。常云富人脅勢以淩貧民。故貧民往往得理。今既用兵。則中國夷狄之勝負。繫之於天。豈知天之心不若清嚴官吏心乎。又況邊隅無隙而已爲兵首。乃最古今之大忌。則官中所謂先下拳者也。其敗必矣。此疏累數千言。大槩如此。（解曰。溫公此疏今亦未見全文。恐其大意則亦帝王不治夷狄云耳。所以深治之也。崇慶往年。備官雲中。亦有九事以呈當路。其一云。自古有中國必有夷狄。無斬然盡滅之理。要之顧自處如何。以我之靜制彼之動。以我之實攻彼之虛。云云者。然愧輕言無實。未有以致諸實用。每對槀未嘗不三歎息。）

先生與僕論霍光立宣帝事。先生曰。霍將軍立宣帝固是好事。然博陸之意亦有在也。僕曰。何以言之。先

生曰。昭帝既崩。廣陵王胥、燕王旦尙在。霍光議立昌邑。二王不得不與光爭權。一旦殺二百人。呼號於市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蓋當時亦欲殺光。但未聞爾。後乃立宣帝。只一身。外家乃許伯。老宦者易制。故立之。藩王入繼。必親信本國之臣。如文帝卽日入未央。夜拜宋昌爲衞將軍。領南北軍。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且二者爲漢朝要權。故不移日以親信代之。而平勃等重權一旦奪之。其理自然也。然則光之立宣帝。正爲其無黨耳。解曰。霍光立宣帝。正以其委任權力。得以乘時成事。至於黨之有無。不俟論矣。然以大義。則以臣易君爲不義。霍光立宣帝是也。以君夜拜其臣爲不知體。漢文帝拜宋昌於未央是也。

先生與僕論國初之事。以謂太祖規模。出於前代遠甚。僕曰。何以明之。先生曰。昔德宗憲宗時。來瑱、于頔、最先來朝。繼而或殺之。或破其家。而河朔諸藩鎭乃無術治之。如此。則藩鎭豈肯來朝也。其縛盧從史事。又直可笑。當初出兵驚天動地。與武元衡復讎去討王承宗。承宗捉不得。卻去自家寨中縛下盧從史。凱旋而歸。君臣更相賀。其無恥如此。大哉太祖之神武也。既平孟蜀。而兩浙錢王入朝。羣臣自趙普已下爭欲留之。聖意不允。一日。趙相拉晉王於後殿。奏事畢。晉王從容言錢王事。太祖曰。二哥。你也出這言語。我平生不曾欺善怕惡。不容易留住這漢。候捉得河東薛王。令納土。於後數日。錢王陛辭。太祖封一軸文字。戒錢王曰。到杭州開之。錢王至杭。會其下開視。乃滿朝臣僚乞留錢王表劄。君臣北面再拜謝恩。至太平四年。河東已平。乃令錢王納土。先生曰。太祖此意何也。僕曰。此所謂不欺善也。先生曰。此固然也。錢氏久據兩浙。李氏不能侵。籍使錢王納土。使大將鎭之。未必能用其民。須本朝兵去鎭服。又未必能守。兩浙必

不敢附李氏。李氏既平。則兩浙安歸乎。此聖模之宏遠也。解曰。宋太祖立國。氣象忠厚。每事務從寬大。要之有可觀者。然其復遣錢王復國者。正爲致李氏計耳。若曰錢氏已降矣。而又稽之留之。如李氏未歸之心何。故寬錢氏。所以致李氏也。至太平四年。河東已平。果令錢王納土。則宋太祖之本心白矣。

先生嘗言。三代以上。卽不問。三代以降。雖漢高祖光武唐太宗。皆出吾太祖下。僕曰。何以言之。先生曰。且以立後嗣言之。高帝太宗所立。皆其子。多少時處置不下。高帝卽悲歌泣下。太宗不獨泣。欲引刀自刺。無處置如此。我太祖自冒矢石取天下。自有魏王齊王各長立奇偉。乃以天下與弟。且一命之卑。十金之產。尙欲與其子。況天下之富貴乎。此正諸佛菩薩用心。爲生靈而來。旣了此一大事。卽脫然而歸。不復爲子孫計。此堯舜用心也。僕曰。舊史言唐明宗禱天而生太祖。太祖於天成二年丁亥歲生。後太宗於己亥歲。兩聖人相繼生。故能定天下。先生曰。然。解曰。宋太祖以天下與其弟。不與其子。此心卻類堯舜。過漢唐遠矣。然天下者。天下之天下。要之在得人而已。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夫所謂天與云者。係夫民心之所歸向耳。是故父有天下傳之子者。經也。不得已而傳之賢者。權也。聖人亦何心哉。故曰。太祖此心過漢唐遠矣。

先生嘗言。祖宗之時。於人材長養成就之意甚懃也。僕曰。如何。先生曰。所謂長養成就。非如今學校之類也。但於人材愛惜保全之爾。譬如富家養山林。不旦旦伐之。乃可爲棟梁之具。若非理摧折之。及至造屋。無材可用也。是愛惜人材乃人主自爲社稷計耳。神考之信任金陵。是甚次第。而老先生號爲黨魁。故金陵以兩府嗤之。欲絕其辭。然老先生是豈可以官職嗤者也。故聞政府之命。其去愈牢。當時臺諫皆金陵之黨。遂醞造一件大事點汙老先生。如霍光事。

神宗謂金陵曰。前日言章大無謂。司馬某豈有此事。金陵請事目。神宗曰。置之。讒言不足道也。故老先生

以端明爲崇福。退居於洛者十五六年。天下之望。翕然歸之。至於元祐之初。主少國疑之際。一用老先生。天下無異論。儻神宗聽人言。以一二事汙衊之。重責黨魁。以厲餘臣之異意者。雖天下知老先生無此事。而天下之士惡直醜正。或有疑者。則老先生之聲價。豈得如此大。近來朝臣之出。必有言章醜惡之辭。極力詆毀之。至今天下無一全人。萬一要箇好人使。安可得也。此不是國家壞人。乃是自壞也。是以祖宗時有言事官出。即以言事不當責之。雖壞了官職。猶得此美名。近來言事之臣坐責。宰相多諭言官。令搜尋撰合事節汙衊之。使之和直臣之名亦不能得。且人言事固不爲名。然中人以上。可以名節誘之而使其至。今權臣自知己之姦邪。欲天下之人須得如己之姦邪。而不肯以直臣之名與人。此最天下之大禍也。（解曰。元城稱祖宗之時。於人材長養成就之意甚勤。又曰。人主愛惜人材。自爲社稷計。此一段論說甚精。我高帝重廉吏之科。嚴贓吏之誅。惓惓以保愛小民務得眞才爲慮。大哉聖人之爲憂也。聯芳宋祖矣。）

先生與僕論春秋。僕問西漢之時。左氏不立學官。何也。先生曰。西漢學者各有師授。一授之於師。則終身不變。左氏與二家大相戾。故不列於學官也。僕曰。春秋之說。不勝其煩。何也。先生曰。吾友之問是矣。仲尼門人皆受六經之義。而六經而前世事。可以明言得失。至於春秋所貶損。皆當時君臣。有威權勢力。不可書見。故仲尼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故其說不勝其煩。公穀皆七十二賢弟子。其說皆有師承。非公穀自爲之也。公穀皆解正春秋所無者。公穀未嘗言之。故漢儒推本以爲眞孔子之意。然二家亦自矛盾。則亦非孔子之意矣。若左傳。則春秋所有者或不解。春秋所無者或自爲傳。故先儒以謂左氏或先經以起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然其說亦有時牽合。要之。讀左氏者。當經自爲經。傳自爲

傳。不可合而爲一也。然後通矣。僕曰。然則讀春秋當取何法。先生曰。當於二家之中。取其長而有合於吾心者從之。或皆不取而自斷以己見。亦可也。然此事先儒或爲之。多失於穿鑿。以爲三家皆不可信。而吾於數千載後獨得聖人之微意。嗚呼。其誣先儒後世之罪大矣。至於唐時啖助。尤爲作怪。至於以謂左氏者。非左丘明也。乃論語孔子所引前世人老彭伯夷等類。非同時人。所謂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者。左丘明非春秋左氏。而左氏別有名也。其妄意穿鑿。乃至如此。想見啖助當初立此新意。穿鑿之時。自謂可破萬世之惑。不知爲後世笑具也。吾友宜深戒之。解曰。左氏不列學官。元城之說是矣。至謂春秋不勝其煩之故。弟子退授之後。各有所見。然恐未然。夫春秋非仲尼莫能修。故雖高弟如游夏。不能贊一辭。而曰。弟子退而異言。愚故以爲未然也。自今觀之。謹嚴者莫如春秋。何嘗不勝其煩。不然。豈別有一春秋乎。蓋必有博物者擇之。

先生嘗云。西漢樂章可齊三代。舊見漢禮樂志房中樂十七章。觀其格韻高嚴。規摹簡古。駸駸乎商周之頌。噫。異哉。此高帝一時佐命功臣不至叔孫通輩皆不能爲此歌。尋推其源。乃唐山夫人所作。服虔曰。高帝姬也。韋昭曰。唐山姓也。而漢初乃有此人。縱使竹竿載馳。方之陋矣。然后妃傳中乃獨不載。何也。先生因曰。興王之初。人材色色過人。且如唐太宗朝。將相固不可及。至伎藝之士。醫有孫眞人。陰陽有李淳風呂才。相法有袁天綱。亦後世不及也。解曰。三代之樂。自德中流出。房中十七章之云。不過彷彿其影響而已。而元城以爲可齊三代。駸駸乎商周之頌。吾竊以爲過矣。仲尼曰。有德者必有言。謂根本之所發者別也。又曰。有言者未必有德。則枝辭蔓語而已矣。其唐山之樂章乎。

先生問曰。吾友亦嘗看佛書乎。僕曰。然。先生曰。凡看經者。當知其意。若但尋文逐句。即不通處或起誹謗。或造祆幻。不若不看。僕曰。何也。先生曰。法華經云。或遭王難苦。臨刑欲壽終。念彼觀音力。刀尋段段壞。言

其性也。先生因取楞嚴經指示僕曰。觀世音言。今衆生於我生身心獲十四種無量功德。五者薰聞成聞。六根銷復。同於聲聽。能令衆生臨當被害。刀段段壞。使其兵戈。猶如割水。亦如吹光。性無搖動。蓋割水吹光。而水火之性不動搖耳。猶如遇害而吾性湛然。此乃得觀音無畏之力。所謂刀尋段段壞者。正謂是耳。又云。七者性音圓銷。觀聽反入。離諸塵妄。能令衆生。禁繫枷鎖。所不能著。謂人得無畏力。則雖彼拘執。而吾觀德反入而枷鎖不能爲害。故祖師被刑。云。將頭迎白刃。一似斬春風而老黃龍住歸宗又入牢獄。若此人者。刑殺枷鎖所不能害也。先生又曰。吾友可以此理諭於人。使後人不至謗佛也。解曰。元城宋大儒。學聖賢之道。當以仲尼內省不疚。何憂何懼爲訓可也。當以孟子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閒爲訓可也。乃惓惓以佛書教永卿乎。乃取觀音無畏之力乎。仲尼曰。道不同不相爲謀。元城既師仲尼矣。乃又復議佛教乎。今姑以一事喻焉。當必有釋然者矣。夫天下之至惡者莫如盜。設有羣盜殺人劫財者。一旦律之官府。在天理王法。無一可赦明甚。使其臨刑或禁繫枷鎖。從而念彼觀音力。則亦將脫然矣乎。將亦刀尋段段壞乎。果爾。則三代以還。盜賊得不死於王法者亦衆矣。是大亂之道也。不可從也。何所取哉。雖然。吾豈謗佛而咒忍非元城乎。

先生嘗曰。賢主言笑頤呻。足以移風俗。慶歷中。廣州有死蕃商沒官珍珠。有司賤估其直。十分價中纔及一分。令郡官分買之。爲本路監司按劾。計贓幷珍珠赴京師。具案既上。仁宗時於禁中問之。且命取所估珍珠。上與宮官同閱。愛其珍異。張貴妃在側。意欲得之。上依所估價出禁中錢易之。以賜貴妃。時禁中同列因是有於上乞旨和買。緣此京師珠價騰踊。上頗知之。一日。上於別殿賞牡丹。妃嬪畢集。貴妃最後至。乃以前日珍珠爲首飾以誇同輩。欲至上前。上望見。以袖掩面曰。滿頭白紛紛的都沒些忌諱。貴妃慚赧起易之。乃大悅。使人各簪牡丹一枝。自是禁中更不戴珍珠。價大減。解曰。書稱成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此萬世帝王之所當法也。吾嘗慨夫

天生尤物。足以移人。宁貨色其又甚者。自非聖人志氣如神。純然天理。鮮不惑也矣。仁宗既以珍珠賜貴妃。及其至也。乃復以袖掩面。何哉。然猶知所以戒夫珍異也。異乎溺情而不知返者矣。嗚呼。人主一好惡之間。而四方之依違在焉。得不謹哉。得不謹哉。

先生因言。公孫弘姦詐人也。亦有長處。諫罷西南夷。不用卜式郭解是也。且武帝之好征伐。天下皆欲諫而止之。而式身爲庶人。乃願以家財助邊以迎合人主。其後又欲父子死南越。帝由是移怒列侯不肯從軍。坐酎金失侯者百六人。實式激其怒也。故弘以式爲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而亂法。且郭解以匹夫而奪人主死生之權。且聖人之作五刑。固有輕重。今一言不中意而立殺之。此何理也。考其唱此悖亂之風。解實爲之魁。故弘之言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不知此罪甚於解知。故老先生與某言此二事。以爲得大臣之體。（解曰。元城謂公孫弘奸詐亦有長處。此所謂君子不以人廢言也。然公孫弘之詐。非誠者莫能破。公孫弘之長處。非有量莫能取。元城歸之溫公。有以哉。）

先生曰。老先生退居洛日。無三日不見之。一日見於讀書堂。老先生曰。昨夕看三國志。識破一事。因令取三國志及文選示某。乃理會武帝遺令也。老先生曰。遺令之意如何。某曰。曹公平生姦至此盡矣。故臨死諄諄作此令也。老先生曰。不然。此乃操之微意也。遺令者。世所謂遺囑也。必擇緊要言語。付囑子孫。至若纖細不緊要之事。則或不暇矣。且操身後之事。有大於禪代者乎。今操之遺令。諄諄百言。下至分香賣履之事。家人婢妾。無不處置詳盡。無一語語及禪代之事。其意若曰。禪代之事。自是子孫所爲。吾未嘗教爲之。是實以天下遺子孫而身享漢臣之名。此遺令之意。歷千百年無人識得。昨夕偶窺破之。老先生似有喜色。且戒某曰。非有識之士。不足以語之。僕曰。非溫公識高。不能至此。先生曰。此無他也。乃一誠字爾。老

先生讀書必具衣冠。正坐莊色。不敢懈怠。惟以誠意讀之。且誠之至者可以開金石。況此虛爲之事。一看卽解散也。某因此歷觀曹操平生之事。無不如此。夜臥枕圓枕。噉野葛至尺許。飲鴆酒至一盞。皆此意也。操之負人多矣。恐人報己。故先揚此聲以誑時人。使人無害己意也。然則遺令之意。亦揚此聲以誑後世耳。解曰。元城述溫公識破曹孟德遺令之事。信乎只是一誠。更無別法。故曰。一誠足以破萬僞也。嗚呼。此中庸所以惓惓至誠與。

先生與僕論本朝名相。先生曰。本朝名相固多矣。然最得大臣體者惟李沆丞相。僕曰。何以明之。先生曰。李丞相每謂人曰。但諸處有人上利害。一切不行耳。此大似失言。然有深意。且祖宗之時。經變多矣。故所立法度。極是穩便。正如老醫看病極多。故用藥不至孟浪殺人。且其法度不無小害。但其利多耳。後人不知。遂欲輕改。此其害紛紛也。李丞相每朝謁。奏事畢。必以四方水旱盜賊不孝惡逆之事奏聞。上爲之變色。慘然不悅。既退。同列以爲非。問丞相曰。吾儕當路。幸天下無事。丞相每奏以不美之事。以拂上意。然又皆有司常行。不必面奏之事。後告已之。公不答。數數如此。因謂同列曰。人主一日豈可不知憂懼也。若不知憂懼。則無所不至矣。惟此兩事。最爲得體。在漢之時。惟魏丞相能行此兩事。以爲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奉故事詔書凡三十二事。救掾吏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國不上。輒奏言之。此最爲宰相大體。後之爲相者則或不然。好逞私智。喜變祖宗之法度。欲蔽人主。惡言天下之災異。喜變法度則綱紀亂。惡言災異則人主驕。此大患也。解曰。信如元城之言。則李文靖豈獨爲宋家之名相哉。嗚呼。吾於是乎有感矣。

先生曰。老先生既居洛。某從之盍十年。老先生於國子監之側得營地。創獨樂園。自傷不得與衆同也。以當時君子自比伊周孔孟。公乃行種竹澆花等事。自比唐晉閒人。以救其敝也。獨樂園子呂直者。性愚鯁。故公以直名之。有草屋兩閒在園門側。然獨樂園在洛中諸園。最爲簡素。人以公之故。春時必游。洛中例。看園子所得茶湯錢。閉園日與主人平分之。一日。園子呂直得錢十千省。來納。公問其故。以衆例對。曰。此自汝錢。可持去。再三欲留。公怒。遂持去。回顧曰。只端明不愛錢者。後十許日。公見園中新創一井亭。問之。乃前日不受十千所創也。公頗多之。解曰。不觀溫公創獨樂之園。無以見其同仁之量。不觀溫公卻園丁之錢。無以見其守身之潔。然公之所以如是。夫豈矯情爲哉。亦一誠而已矣。

先生與余論國初取諸國次第。先生曰。王朴論之詳矣。其言絕少。雖論十年用兵先後難易。無一字不驗於後。此與韓信諸葛武侯一等人也。僕問河東之地最難取。故獨在後。先生曰。此固然矣。然有天道焉。太祖初爲歸德軍節度使。實在宋國。故號宋。且河東乃晉地也。昔高辛氏遷閼伯於商丘。主辰。今應天府是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今太原府是也。且參商不相能久矣。物不兩大。故國初但曰幷州。不加以府號。蓋有深意也。又本朝收河東在戊寅年。重午日。乃火土旺日。此參水神所忌。故剋之。時宋受命已十九年矣。而晉始服。是以本朝盛則後服。衰則先陷。吾友可記之。天下有變而河東必先非我所有。顧老夫不復見也。先生又云。其事不遠。但不欲言之。言畢。色慘然者久之。僕不敢再問。後至靖康之禍。僕愈信先生之言。靖康元年丙午歲重九日太原陷。而晉地之屬本朝。纔一百四十九年。噫。先生可謂先知矣。僕又妄意測

之。曰。丙午爲天水。故火最大忌。又中國陽。夷狄陰也。故晉出帝之事亦在於丙午丁未年。此可驗也。且九爲陰陽之極數。故太原以重九日陷。又淵聖爲第九世而卽位之年正一百六十六年。此蓋漢書所謂陰九之厄。百六之會也。可不信夫。嗚呼。靖康之事。雖由人謀不臧。天道亦昭昭矣。故僕因先生之言而備載之。（解曰。元城與永卿論國初取國次第。乃以王朴自況。大段帝王之興廢。物事之成敗。自有一定之理。至如五行相生相剋。誠亦有之。然非吾儒之所汲汲也。夫古人謂君相不言命。非不知有命也。不以命而廢人事也。蓋人事盡則天命在是矣。）

先生曰。書傳之閒有大害事者。若卜世卜年之類。是也。僕曰。何以言之。先生曰。先王之有天下。日愼一日。而惟恐其不終。故書曰。天難諶。命靡常。詩曰。天命靡常。此文武周公之書也。豈有預爲歷世長久之說以數告子孫。使子孫倚恃天命。恣爲淫虐而不懼於危亡乎。僕曰。若是則王孫滿之言妄矣。先生曰。蓋有說也。當楚子問鼎之時。王室之威。不能制也。天子之德。不能懷也。故假天命神告之事以拒之。且曰。卜世三十。年七百。而今尙未也。不然。則文武周公之志荒矣。僕退檢史記。武王滅商至定王二十世。凡四百二十年。故史記云。王使王孫滿應設以辭。楚兵乃去。蓋使之以事以拒其言也。僕後以此質於先生。先生曰。然。（解曰。元城論卜世卜年之說。非先王本意。此言甚美。嗚呼。知此。則知有天下者之不可不強於自治矣。）

先生嘗言。某初見老先生求教。老先生曰。誠某既歸三日。思誠之一字。不得其門。因再見。請問曰。前日蒙教以誠。然某思之三日。不得其說。不知從何門而入。老先生曰。從不妄語中入。某自此不敢妄語。且六經之中。絕無眞字。所謂誠卽眞也。故古者君臣師弟子之閒。惟是誠貫心中。所欲言者卽言之。故再求曰。非

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寧我欲短喪。自謂期可已矣。食夫稻。衣夫錦。於汝安乎。曰。安。且今有士人於此。必不肯自謂居喪而安於食稻衣錦也。彼三人者。皆孔子高弟。而其言如此者。以其出於至誠也。西漢之初。去古未遠。人心質樸。惟務純實。更無忌諱。文帝時賈誼上疏曰。生爲明帝。沒爲明神。顧成之廟。稱爲太宗。元帝時翼奉上疏曰。萬歲之後。稱爲高宗。蓋當時羣臣。凡心中所欲言者。卽徑言之。不以其言爲不可發也。蓋君臣之誠。故能如此。解曰。元城自以受教溫公之後。自此不敢妄語。是矣。然不知其往往談佛而陷於妄也。雖然。元城非妄也。談佛者之談爲妄耳。敢附此妄議。願正有道焉。

先生又曰。天下詐僞之風甚矣。以某從少至老觀之。誠實之風。幾乎一日衰於一日。一年衰於一年。方今夫婦兄弟父母之閒。猶相諂詐也。相欺詐也。況於君臣朋友之閒乎。且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只是一箇道理。若一處壞。卽皆壞矣。此風大可畏。當其禍亂未作時。猶一切含糊。不見醜怪。若萬一有大禍亂。則君臣之閒。無所不至矣。故賈誼有言。見利則逝。更便則奪。主上有敗。卽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於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凡此種種。他日吾友將見之。解曰。元城歎詐僞之風甚。其誠進於熟矣。至歎夫婦兄弟父母之閒亦不免。此閱世變精矣。嗚呼。其以誠爲教乎。其以誠爲教乎。

先生與僕論詩至國風。先生曰。讀詩者當求其意。不當求其義。若求其義。或失之穿鑿。若求其意。則可見古人用心處也。且如黍離之詩。某嘗見老先生言。惟劉炫之說最善。其說以謂凡人之情。於憂樂之事。初遇之則其心變焉。次遇之則其心微變。三遇之則其情如常矣。此人之常情也。至於君子忠厚之情則不

然。其行役也。往來固非一見之也。初見稷之苗矣。又見稷之穗矣。又見稷之實矣。而感傷之心。終始如一而不少變焉。此詩人之意也。若以謂視苗以爲穗。視穗以爲實。則失之遠矣。又云。孔子時詩。今不可得而見之。且以論語考之。今頌人之詩。尚無素以爲絢兮一句。則知孔子時詩亡矣。蓋漢之初。出於秦火之後。諸儒所傳不一。時有三家。魯詩本之申公。齊詩本之轅固。韓詩本之韓嬰。三家皆列於學官。置博士弟子員講說之。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獨河間獻王好之。不得列於學官。至後漢大儒馬鄭輩好之。遂行於世。而三家之說廢矣。先生又曰。漢四家詩各有短長。未易一槩論。某嘗記少年讀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正大夫刺幽王也。首云雨無其極。傷我稼穡。浩浩昊天。不駿其德。如此類者不可勝舉。因曰。詩中云正大夫離居。豈非序所謂正大夫乎。先生曰然。凡此事但欲吾友知耳。若又以先儒爲非。則啓後生穿鑿害愈大矣。解曰。元城此論。即孟子以意逆志是爲得之之意。昔者吾友呂仲木嘗言。詩易春秋。當外言而求意。以今觀之。諒哉。

先生與僕論淮陰武侯二人不同。若論人品。則淮陰不及孔明遠甚。若論功業。而武侯何寥寥也。僕曰。西南者。漢始終之地也。故漢起於西南而卒終於此。而淮陰當漢之初也。故能卓卓如此。而武侯之時。火將燼矣。故無所成。先生曰。此固然矣。然淮陰所以得便宜者。以平日名太卑。而武侯所以無成者。以平日名太高也。淮陰有乞食跨下之辱也。而武侯即隱於隆中。而當時謂之臥龍。此一事也。又淮陰既從項梁。又事項羽。又歸漢。而武侯則必待三顧而後起。此又一事也。又楚漢之時。用兵者皆非淮陰之敵。而嘗易之。故淮陰能取勝也。三國之時。若司馬仲達輩。乃武侯等輩人也。而又素畏孔明。故武侯不能取勝也。嘗如

弈棋。有二國手。一國手未有名。而對之乃低棋。不知其爲國手而嘗易之。故狼狽大敗。有一國手已有名。對局者亦國手而著弱焉。謹以待之。故勝敗未分也。且淮陰既平魏趙。而功業如此其卓犖也。而龍且尙輕之。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跨下。無兼人之勇。以淮陰平日名素卑也。孔明與司馬宣王對壘。不能取尺寸地。宣王受其巾幗之辱而不敢出兵。至其已死。按行軍壘。猶曰。天下奇材也。故當時有死諸葛走生仲達之嘲。以孔明平日名素高故也。人品高下不同。而其功業反相去遠者由此。（解曰。人品之高下係乎人。功業之成敗係乎天。故以淮陰之輔漢。不害其爲卑。以武侯之無成。不害其爲高。又況英雄不可以成敗論乎。）

先生問僕近讀何書。僕對以讀西漢到酷吏傳。先生曰。班氏特恕杜張。何也。僕曰。太史公時。湯周之後未顯。至班氏獨以爲有子孫之贖父罪。故入列傳。先生曰。孟子云。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而班氏固輒沒其酷吏之名。何也。僕曰。世之論者。以謂二人皆有意。太史公之意。欲以教後世人子之孝。先生曰。此固然也。然班固於此極有深意。張湯之後。至後漢猶盛。有恭侯純者。雖王莽時亦不失爵。至建武中。歷位至大司空。故班固不使入酷吏傳。以張純之故也。僕曰。是時杜氏之絕已久。而亦不入酷吏傳。何也。先生曰。杜張一等人也。若獨令張湯入列傳。則世得以議己。故幷杜氏之絕。貸杜周。此子產立公孫洩之義也。僕退而檢左氏。鄭卿良霄。字伯有。既死爲厲。國人大懼。子產以謂鬼有所歸。乃不爲厲。乃立公孫洩。公孫洩良止以止之。公孫洩。子孔之子也。良止。良霄之子也。鄭殺子孔。子孔雖不爲厲。故亦立之。且伯有以罪死。立後。非義也。恐惑民。故立洩。使若自以大義存誅絕之後。不因其爲厲也。僕

以先生之言。深得班固之意。故詳載之。解曰。班固稱漢良史。然張湯不入酷吏傳。以張純故。乃併已絕之洩之義。其然乎。甚哉史氏之難也。吾感矣。

先生與僕論西方用兵。先生曰。天下之大禍。莫大於用兵之成敗。而人主爲左右所蒙蔽而不知也。老先生居於夏縣之私第。日夕在賜書閣讀書。一日大喜。謂其兄且曰。某昨夕讀輪臺詔。方知漢武帝用兵之久。而中國不亡。蓋每遣將之出。而成敗勝負輒以實上聞。而無毫髮不知者。故天下之柄。皆歸於人主。而不爲左右欺罔。此所以行兵三十年而中國不亡。某取漢書考之。信而有實。解曰。人主之所患者。莫大於蒙蔽。此舜之所以明目達聰也。吁。豈獨用兵一事已哉。

先生一日問僕頗能圍棋否。僕對以亦嘗爲之。終不高。故雖與人對局。亦復嬾嬾爾。先生曰。棋中有一事。今以公論之。某嘗見高棋云。高低不甚相遠。但高棋識先後著耳。若低棋即以後著爲先著。故敗。昔有高棋曰。漢高帝方黥布以窮來歸。故洗足不起以挫其銳。布欲自殺。後見張御從官如漢王。則又大喜過望。此識先後著也。又有低棋曰。梁武帝方侯景以窮來歸。遽裂地而王之。其後景凡有所須。輒痛挫抑之。故景反而梁亡。此以後著爲先著也。先生又曰。圍棋有過行者。必須皆是高棋。而當局者爲利害所昏。故藉傍人指之爾。若低棋雖是提耳而明告之。亦不悟也。昔漢高帝聞韓信欲爲假王。輒大怒嫚罵。良平躡足。此過行法也。且高帝見處不甚相遠。但高帝當局而迷爾。使良平遇暗主。雖累千萬言。亦何益哉。解曰。元城圍棋之問。先後著之說。盡天下之變矣。是故漢高之於黥布。梁武之於侯景。是其驗哉。

元城語錄解卷之下

先生嘗謂僕本朝官制多循唐時。蓋以其相近也。然獨有一事乃用漢制。深得治體。僕曰。何也。先生曰。唐制。諸道帥臣兼觀察之權。故藩鎮擅權。無人糾舉。必待罪惡暴著。然後朝廷治之。則害物已多矣。是以江南觀察使即宣帥越帥爲之。荊湖觀察使即潭帥鄂帥兼之。其餘諸道。亦復如此。至於本朝。即以前宰相執政從官爲帥。恐其權大重。則以有清望官有風采者爲監司以糾之。然不過臺省寺監官。如有藩臣一事不法。即行按劾。故不敢爲非。不待朝廷治之而後有忌憚也。漢元封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秋分行部四封。秩纔六百石爾。且漢制。萬戶以上縣令秩千石至六百石。今刺史之秩卑矣。然刺史之權極重。以六條問事。一條謂強宗豪右。其五條皆謂二千石不法。且秩低。則其人激昂自進。假以重權。則能行其志。此良法也。成帝綏和元年更名牧。秩二千石。其法隳矣。故唐觀察使。則綏和之制也。本朝監司。即元封之制也。然則不深知古今治亂者，豈可輕變前人法度哉。又本朝不獨監司如此。又取天下清德名望骨鯁之士以爲臺諫。使宰相不敢爲非。亦此意也。（解曰。元城謂宋家設監司以糾帥臣。使有忌憚。立臺諫以糾宰相。使不敢爲非。其論治體甚當。然曰臺諫止使宰相不敢爲非。則若有遺焉。夫臺諫者。以言爲責者也。上而天子。下而百官。內而宮壺。外而夷夏。無不得論者。豈但不使宰相爲非而已哉。）

僕一日上謁先生。坐定。先生曰。今日夏至。僕對曰。然。先生曰。天道遠矣。六陽至此而極。萬物繁鮮。可謂盛矣。然一陰已生於九地之下。他日天地沍寒。肅殺萬物。蓋從今日始。僕曰。陰陽消長之理當如是。先生曰。

物禁大盛者。乃衰之始也。正如齊自太公以來。無盛於元公之時。元公七年。始霸而會諸侯。至十四年。陳公子完來奔。是年歲在己酉。而不知有齊國者。由此人也。又經三己酉。至齊簡公之四年。歲在庚申。田常弒其君。遂專齊國。後二年。楚滅陳。自己酉至庚申一百九十二年。其事始驗。僕因對曰。某觀漢宣帝時事。正與先生之言合。甘露三年。呼韓邪單于稽侯狦來朝。此漢極盛時也。是年王政君得幸於皇太子。生成帝於甲觀畫室。爲世適皇孫。此新室代漢之兆也。豈不如夏至一陰生之類乎。先生曰。是則然矣。然漢再受命。已見於景帝生長沙定王發之時。則其朕兆固已久矣。僕又問曰。事之廢興既皆有數。而人事無益乎。先生曰。不然。聖人有所謂知命。有所謂言命。子罕言命。又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但聖人知而不言。若不知命。尙不可爲君子。況聖人乎。若知而言之。是教天下後世不脩人事。一本於命。綱紀廢壞。賞罰無章。生靈至於無噍類。其禍固有不可勝言者矣。良久。先生曰。天下之事似非偶然。太平之時。君臣會合。正如春夏用事。自然有和風時雨來相輔佐。生成萬物。及其衰也。君臣會合。正如秋冬用事。自然有嚴霜烈風相輔佐。肅殺萬物。蓋各有其時。非偶然也。先生言畢。慘然久之。僕知其意有所在也。遂不敢復問。（解曰。元城與永卿論夏至。謂物禁大盛。乃衰之始。其知言哉。得亢龍旨矣。曰。一陰生九地之下。得履霜旨矣。蓋天地間不過六陰六陽。迭相循環。萬古如一日者也。故曰。元城其知言也。是故夏至一陰生。陰之始。冬至一陽生。陽之始。此堯夫所謂一歲之呼吸者與。）

先生嘗云。左氏惟論一時小小可喜之事。獨不論天下大體。僕曰。何也。先生曰。且以伐原一事論之。左氏以論伐原而示之信。且原者何也。天子之邑也。天子之邑。文公何爲而伐之。蓋文公以兵逼而取之也。且

晉既定王室之難而請隧。故周人辭之。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且晉文之請隧。非眞欲請之也。示欲逼周取天下。若楚莊王之問鼎也。故周人窺見其意而辭之。以謂晉文未有代周取天下之德。而乃有二王。既而周人不得已而與之田。名曰與之。其實逼天子而奪之。何以知其然邪。其圍陽樊。人呼曰。此誰非王之懿親。其俘之也。乃出其民。且陽樊之人。往往皆天子之親。而晉欲俘之。嗚呼。其不臣也已。故既圍陽樊。又復圍原。以此可見天子之邑。不欲屬晉。而晉以兵威逼而取之也。而左氏復以爲美。何哉。且王室都洛。而溫乃今武原也。今晉以兵圍而取之。其逼王室甚矣。且王室之難。有時也。而王畿之地。有時而盡。今晉文公之有功。宜如文侯讐受賞於平王之禮。而乃以兵伐取其地。此周之所以愈弱也。且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蓋言以大制小。以強服弱。今王畿之狹如此。是晉能定王室一時之難。而貽成周無窮之禍也。蓋東西二周通封畿。宗周。鎬京也。地方八百里。八八六十四。爲方百里者六十四也。雒邑。成周也。方六百里。六六三十六。爲方百里者三十六也。二都得方百里百。爲方千里也。故詩曰。邦畿千里。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爲千里。此周文王時也。至幽王時。宗周滅。所謂方八百里者。失之也。及平王東遷洛邑。則方六百里爾。至襄王時。以河南賜文公。又爲諸侯所侵。故爲地至小。然則文公之伐原。乃文公至不美之事。而左氏乃反稱之。何也。故某以謂只論一時小小可喜之事。不論天下大體。解曰。元城此論善矣。然左氏浮誇之罪。何但此哉。雖然。文公伐原。意在一時小信。而不顧萬世之大義。左氏過錄。意圖一時可喜。而不復思天下之大體。要之。其失均焉。

先生與僕論熙寧殿試用策時。先生曰。詩賦經術。皆是朝廷一取人之科目耳。使如三代兩漢魏晉之時。

採取名譽。豈不得人。然奔競矯激之風勝矣。故以言取人，示公道也。殿試之用詩賦策問。固無優劣。人但見策問比之三題似乎有用。不知祖宗立法之初。極有深意。且士人得失計較爲重。豈敢極言時政闕失。自取黜落。或居下第。必從而和之。是士人初入仕而上之人已教之黨也。儻或有沽激慷慨直言之士。未必有益。故元和初牛僧孺李宗閔皇甫湜對策。極詆時政。緣此紛紛。成牛李之黨。爲縉紳之禍者幾五十年。以此足可知也。蓋朝廷設科目。無有難易。苟只以四句詩取人。人來應亦有得有失。或使之盡治五經十二史。人以來應亦有得有失。況登科之初。未見人材。及後仕官。則其材智名聲。君子小人。貴賤分矣。不必須得殿試可以別人材也。敦厚浮薄。色色有之。唐文宗之言至矣。先生嘗云。人主之職。在於用人。苟能平日有術以採聞之而皆爲我用。則其運天下有餘裕矣。倪寬爲廷尉卒史。見謂不習事不主曹。乃之北地視畜牧耳。及爲疑奏。張湯始奇之。上問誰爲之者。湯言倪寬。上曰。吾固聞之久矣。又蕭望之爲治禮丞。上疏宣帝自在民間聞望之名。曰。此東海蕭生耶。且寬身爲廷尉卒史。而廷尉以下皆不知之。而天子深居九重。乃久聞其名。則武帝之聰明。過羣臣遠矣。且宣帝以少年在民間。鬬雞走馬。日游二輔。而當時賢人與民疾苦皆知之。蓋留心久矣。故二主卓然爲漢賢主。必有大過人者。故爲人主。不能有術以自知天下豪傑。惟左右權臣佞幸之是聽。烏能起太平之治哉。僕因問曰。然則人主用何術可以知之。先生曰。若使天下之士。凡有言者。皆得達於上。又人主於燕閒之時。於其等輩。廣訪而備問之。然後博記而審察之。天下無遺材矣。解曰。采名固失之浮。殿試詩賦諸作。若示公矣。而或不考其實。則亦何眞才之可得哉。然則其必如虞廷之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而後可也。吾師廿泉湛子嘗論舉業德業二業合

一。而後眞才出焉。世道可望焉。其所感深矣。嗚呼。是在君相。

先生與僕論左氏。先生曰。祁奚請老。外舉其讐。內舉其子。是也。而謂之請老。非也。晉悼公之三年。乃魯襄公之三年。祁奚請老而舉解狐。又舉祁午。後十八年。晉平公之七年。乃魯襄公二十二年。晉討欒氏之難。因叔向。叔向曰。救我者必祁大夫。祁大夫外舉不棄讐。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於是祁奚老矣。聞之。見宣子而免之。儻以七十而請老。至此年幾七十矣。雖不足怪。然不若史記之所載也。因取史記示僕。晉世家悼公之三年。晉會諸侯。公問羣臣之可用也。祁奚舉解狐。又舉祁午。先生曰。據此。則是時祁奚未必七十而請老也。但舉羣臣之中可用者耳。當以世家爲正。解曰。祁奚請老與否。初何必惓惓究之。而元城必欲推尋其故。蓋亦窮理格物之所在。有不可苟如此矣。

先生與僕論作史之法。先生曰。新唐書敍事好簡略其辭。故其事多鬱而不明。此作史之敝也。且文章豈有繁簡也。意必欲多。則冗長而不足讀。必欲其簡。則僻澀令人不喜讀。假令新唐書載卓文君事。不過止曰少嘗竊卓氏以逃。如此而已。班固載此事乃近五百字。讀之不覺其繁也。且文君之事。亦何補於天下後世哉。然作史之法。不得不如是。故可謂之文。如風行水上。出於自然也。若不出於自然。而有意於繁簡。則失之矣。唐書進表云。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且新唐書所以不及兩漢文章者。其病正在此兩句也。又反以爲工。何哉。然新舊唐史各有長短。未易優劣也。解曰。作史之法。莫如自然。元城當矣。此古人所以必貴三長也。夫所謂自然者。何也。繁簡當其可。是非合其人也。推而究之。萬事皆然。獨作史也乎。

先生嘗謂僕曰。漢諸儒所傳六經。與今所行六經不同。互有得失。未可以偏辭論也。王嘉奏對曰。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亡敖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也。言有國之人。不可敖慢逸欲。但當戒愼危懼。以理萬事之機也。敖音傲。今尚書乃作無教逸欲有邦。恐敖字轉寫作教字耳。若謂天子無教諸侯佚欲。恐或非也。先生又曰。似此等類。六經中甚多。要無令俗子知。恐生謗議爾。解曰。聖人作經。如造化生物。莫非自然。漢諸儒傳經。如良工圖畫。雖有工巧彷彿時。終失其眞處多耳。吁。三代而後。豈獨六經與古不同。元城盧俗子之生謗。宜矣。

先生嘗曰。難哉人臣之事君也。既自知己之所能爲。又須知君之所能爲。若不知而直前。未有不受禍敗者也。且如蕭望之爲太子太傅八九年。固當深知元帝之爲人。及元帝卽位。乃欲逐去許史。恭顯等。夫望之雖爲師傅。然比之許史。則其情疏矣。且能聽疏臣之言以逐親愛。自古人君止一人能之。秦昭王也。且宣帝。何如主也。猶且委任宦官。蓋寬饒一觸而殺其身。則其權可知矣。元帝至昏庸也。其視昭王宣帝。猶天冠地履也。是豈能去許史恭顯哉。故恭顯譖堪更生下獄。時元帝初卽位。不省謁者召至廷尉爲下獄。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且望之久爲太傅。知太子仁柔。宜以知術輔導之。使洞曉天下之事。然後可以爲人主。今乃憒然無知如此。不知望之八九年間。所以輔之者何等事者也。亦不容無罪矣。晁錯誠非長者。然言亦可取。嘗上疏云。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此亦不爲無理。故凡人之性明銳者。當輔以寬和謙沖之道。其性仁柔者。當輔以發強剛毅之術。如此。乃有貴於學矣。解曰。人臣事主固難。然有二道焉。是故忠以謀國。幾以相時。則亦庶乎其可矣。夫元帝之於許史。則威畏也。其於恭顯輩。則狎近幸也。望之於此當示以大義。處以無事。待以不惡而嚴可也。乃欲逐之使去。吾恐其蔓無

是也。未幾取序。宜哉。古人有言。爲臣良
獨難。其亦諒此也夫。其亦諒此也夫。

先生與僕論官制。因言及玉堂故事。先生曰。且如玉堂兩字。人多不解。太宗皇帝常飛白題翰林學士院曰玉堂之廬。署字犯英廟諱。蓋此四字出於李尋傳。且玉堂。殿名也。而待詔者有直廬在其側。李尋時待詔黃門。故曰久汙玉堂之廬。至英廟嗣位乃徹去。及元豐中。有翰林學士上言。乞摘去二字。復榜院門。以爲臣下光寵。詔可。是乞以殿名名其院也。不遜甚矣。而檢漢書。蓋漢之待詔者。或在公車。或在金馬門。或在宦者廬。或在黃門。時李尋待詔黃門。哀帝使侍中往問災異。對曰。臣尋位卑術淺。過隨衆賢待詔。食太官。衣御府。久汙玉堂之廬。師古曰。玉堂殿在未央宮。然制度不見其詳。獨翼奉傳略載之。奉嘗上疏曰。漢德隆盛。在於孝文皇帝躬行節儉。外省繇役。其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宮又無高門武臺麒麟鳳凰白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曲臺漸臺宣室承明耳。以此考之。則玉堂殿乃武帝所造也。僕後以問先生。先生曰。然。解曰。元城論玉堂故事頗未。亦是教永卿格物考古一事。雖然。古今名物可考而知者多矣。此吾儒所以必貴博文也哉。

後數日。僕問先生曰。高帝七年。蕭何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大倉。見其壯麗甚怒。謂何曰。天下兇兇。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可因以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爲家。非令壯麗。亡以重威。且亡令後世有以加也。上說。僕怪蕭何如此。乃吟一絕云。創業艱難尚爾爲。太平奢侈可前知。欲令後世無能過。可笑蕭何爾許癡。僕因舉此詩。先生笑曰。此則固然。然何之意深矣。高帝項王皆楚人。豐沛臨淮。相去至近。二人之心。豈一日忘山東哉。羽兒秦地。皆已燒殘。乃思東歸。使其如昔

日之盛。未必不都關中也。漢五年夏。雖自雒陽駕之關中。然長安宮殿未成。寄治櫟陽。又高帝之在關中。無幾時矣。五年秋。親征臧荼。復至洛。六年十二月。取韓信。還至雒陽。七年冬十月。自征韓信。又自雒陽至長安。時宮闕已成。乃自櫟陽徙都長安。則高帝都長安之心方定矣。然何欲順適其意以就大事。不欲令窺其祕也。故假辭云云。此何之深意也。而史氏見蕭何之意。又不欲明言之。又不欲不言之。乃書上說兩字。以見高帝在何術中。而且樂都關中也。解曰。酈侯治未央之過。溫公老先生蓋嘗論之矣。然史書上悅二字。恐一時實錄如此。未有所謂術之說。然元城述以教永卿。要必有獨得者。非後來所敢輕議也。

先生又曰。吾友後生未可遽立議論以褒貶古今。蓋見聞未廣而涉世淺故也。且如孔子。萬世師也。方孟僖子且死。戒其嗣懿子師孔子。時子年尙少也。又齊景公晏子適魯問禮。時孔子方年三十。其後孔子年五十餘方歷聘諸國。十四年而只數歸魯。時孔子年六十三歲。乃始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只數年間。了卻一生著述。蓋是時學問成矣。涉世深矣。故其著述始可爲後世法。譬如積水於千仞之源。一日決之。滔滔汩汩。直至於海。其源深也。若夫潢潦之水。乍流乍涸。終不能有所至者。其源淺也。古人著書多在暮年。蓋爲此也。解曰。此元城教人至意。不獨策勵永卿。易曰。脩辭立其誠。故立言難。吾慨世之無忌憚者。曾未如何。便欲著述。不知其事豈細故哉。愚亦坐病此者。故三十以來。已不自量矣。要其年方四十有六。以見聞則未博。以世故則未深。以誠心則未定。而亦云然。無乃首爲元城罪人乎。三復抱愧。聊復記之。

先生與僕論易。僕曰。所謂爲文言者。眞孔子之所作乎。先生曰。其中有孔子之言。未必皆孔子之作也。蓋先儒以此釋經也。僕曰。何以實之。先生因取左氏示僕。襄公九年。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

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卦。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正、事之幹也。體人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正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且孔子生於襄之二十二年。當穆姜爲此言時。吾聖人未生。又左氏以解隨卦。周易以解乾卦。又元、體之長也。蓋謂人之元首。其義尤親切於善之長云。解曰。據此則文言未必皆夫子之言明矣。然既曰周易以解乾卦。當以文王爲是。左氏以解隨卦。恐非。

先生長言。子弟固欲其佳。然不佳者未必無用處也。元豐二年秋冬之交。東坡下御史獄。天下之士痛之。環視而不敢救。時張安道致仕在南京。乃憤然上書欲附南京遞。府官不敢受。乃令其子恕持至登聞鼓院投進。恕素愚懦。徘徊不敢投。久之。東坡出獄。其後東坡見其副本。因吐舌色動久之。人問其故。東坡不答。其後子由亦見之。云宜吾兄之吐舌也。此時正得張恕力。或問其故。子由曰。獨不見鄭崇之救蓋寬饒乎。其疏有云。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此語正是激宣帝之怒爾。且寬饒正以犯許史輩有此禍。今乃再訐之。是益其怒也。且東坡何罪。獨以名大高。與朝廷爭勝耳。今安道之疏。乃云其實天下之奇材也。獨不激人主之怒。時急救之。故爲此言矣。僕曰。然則是時救東坡者宜爲何說。先生曰。但言本朝未嘗殺士大夫。今乃開端。則是殺士大夫自陛下始。而後世子孫因而殺賢士大夫。必援陛下以爲例。神宗好名而畏義。疑可以此止之。解曰。元城以張恕不投東坡之疏一事。謂子弟不佳者未必無用。固聖賢無棄人之意。然張恕之不投疏與東坡之出獄。恐亦幾會人事之偶中耳。未可以此便謂子弟之不佳者皆可用也。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斯言其至矣乎。

先生曰。某之北歸。與東坡同途。兩舟相銜。未嘗三日不相見。嘗記東坡自言少年時。與其父并弟同讀鄭

公使北語錄。至於說大遼國主云。用兵則士馬物故。國家受其害。曾賈日加。人臣享其利。故凡北朝之臣勸用兵者。乃自爲計。非爲北朝計也。虜主明知利害所在。故不用兵。三人皆歎其言。以爲明白而切中事機。時老蘇謂二子曰。古人有此意否。東坡對曰。嚴安亦有此意。但不如此明白。老蘇笑以爲然。先生又云。前輩讀書。例皆如此。故謂之學問必見於用。乃可貴。不然。卽腐儒爾。武帝時。嚴安上書諫用兵。其略云。今徇南夷。朝夜郎。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鄭公之言。其源出於此。解曰。觀此。則知三蘇開口論天下事如指諸掌者。有源流矣。古人讀書固如此。若乃尋章琢句。誇多鬬靡而終無所用者。則亦何貴於讀書爲哉。雖然。未也。其必如周程之潛心理學。如顏孟之努力性情。而後益可貴也。

先生與僕論歷法。嘗曰。古今歷法各不同。其閏法亦從而異。秦用顓帝之歷。水德王天下。以十月爲歲首。故遇閏年卽閏九月。而謂之後九月。蓋取左氏歸餘於終之意。至於漢初。因而不改。先生因命取史記秦楚之際月表示僕。二世二年後九月。徐廣曰。應閏建酉。漢二年後九月。徐廣曰。應閏建巳。漢五年後九月。徐廣曰。應閏建寅。蓋徐廣推歷以謂此三年合閏八月四月正月。以歸餘於終。故閏九月也。非獨如此。高后八年七月。高后崩。羣臣旣誅諸呂。迎立代王。閏月己酉。王卽皇帝位。元年十月辛亥。皇帝見于高廟。且己酉辛亥。相去三日。已隔一年。則知閏月者。乃後九月也。僕曰。書云。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謂之定四時。則是四時之間有閏也。先生曰。非也。蓋謂無閏月則以春爲夏。以夏爲秋矣。故曰定四時。非謂四時之間有閏月也。解曰。堯命羲和作歷。歷法之源始此。元城以爲古今歷法各不同。閏法亦異。要之。小過不及之間或有增損而已。其大體定法則確乎不可易也。愚嘗思之。天地開闢以來。一氣衰衰。未嘗有息。而

理實主焉。故堯夫以二至爲天地一氣之呼吸。則知春夏者氣之呼。秋冬者氣之吸。聖人者有以見其理而測其度。故定爲年月日時以爲民生日用之候。不然。寒暑愆則蚤莫無準。蚤莫無準則起居失宜。起居失宜則作輟乖方。而望天下治。生民安。萬物遂。得乎。

先生與僕論唐十一族事。先生曰。甘露之事。蓋亦疏矣。考其時。乃太和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也。是時李訓謀以甘露降於禁中詔百官入賀。因此欲殺宦官。且十一月末。豈甘露降之時耶。謀之疏想見。大抵色色如此。某意宦官知此謀久矣。故不可得而殺也。且天下之事。有大於此者乎。凡可以救死。無不爲也。若當時只貶黜之。其禍未必至此。乃以死逼人而疏略如此。宜其敗也。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聖人之言信矣。先生又言。是時凡覆十一族。而王涯者。年過七十。不能引退而與小人同位。故雖不預謀。顧彼宦官安知之。其遇禍也宜哉。且涯自言留心太元經久矣。始於正元十二年丙子。至元和四年己丑凡十四年。亦嘗作爲文字。後二十六年乃有甘露之禍。且太元惟以進退消息爲說。涯知其說而不能行。何也。故曰知之非難。行之惟難。解曰。元城論甘露之變一事。最得大體。夫宦官有罪。是雖謂之疏可也。嗚呼。此誠不可姑息。苟無罪。則亦未有盡誅之理。故李訓之謀。仲尼所以假年學易。

先生嘗言。魏徵傳稱嘗仆所爲碑。停叔玉昏。顧其家衰矣。此言非也。鄭公之德。國史可傳。何賴於碑。而停叔玉昏。乃天以佑魏氏也。房玄齡之子遺愛因尚主。遂爲房氏大禍。始以淫蕩敗其家法。而終滅其族。僕後考魏氏之譜。鄭公四子。叔玉叔瑜叔琬叔珪。而叔瑜生莘。莘生商。商生明。明生馮。馮生蕃。至此五世矣。使其家尚主。而其禍或若房氏。豈有再振之理。先生曰。停叔玉昏。乃天以佑魏氏。於斯信矣。解曰。人之德業顯晦。固有

定分。而子孫盛衰。亦有定命。故元城以魏鄭公之名不特夫碑。又以其停昏爲魏氏幸也。

先生嘗曰。宰相之任難哉。自古以來。不負謗者少矣。元載既誅。時望歸劉晏。代宗懲前事。遂擢太常卿楊綰、禮部侍郎常袞爲相。時大歷十三年乙巳歲四月壬午。至七月己巳綰薨。相去纔一百八日矣。然綰之名望如此。籍使不死。假之歲月。或恐建立又過於此。或曰非也。當時綰袞齊名。袞至此年閏五月甲戌方罷。故物議之如此。至目爲黥伯。則綰之早亡。未必爲不幸也。蓋權者人所嫉。持權既久而亡所建立。其被謗也。不亦宜哉。解曰。元城者歎宰相之任難。又曰。自古以來。不負謗者少。其論允矣。然古來負謗。豈獨宰相哉。特立獨行者。亦鮮不負謗矣。又曰。權者人所嫉。吾以爲特立獨行亦鮮不爲人所嫉矣。故嘗考之人事。人未有嫉而不謗。亦未有謗而不本於嫉者也。然則君子之處世奈何。患吾德之不脩。不患謗之負。不負也。其亦庶幾乎。

先生一日與僕論左氏絳縣老人之歲。僕曰。已嘗考之。不能解。先生曰。老夫能言之。因取左氏史記幷紙筆。於卓子上再三箋注。且曰。非好古者不足與語也。僕祕之久矣。又恐因而泯滅。輒著於後。先生解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所謂其季於今三之一者。季者。末也。今今日也。謂已得四百四十四全甲子。其末一甲子六十日。而今日乃癸未。纔得二十日也。故曰三之一。文公之十一年夏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冬十一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文公盡十八年。宣公盡十八年。成公盡十八年。至襄公三十年。通七十四年。以表考之。文公之十一年歲在乙巳。襄公三十年歲在戊午。今乃云七十三年者。蓋謂襄公之三十年。上距文公之十一年。得七十三年也。所謂亥二首六身者。注云。亥字二畫在上。併三六爲身。如算之六。蓋古之亥字如此寫。故曰二首六身。其下六畫如算字三箇

六數也。所謂下二如身是其日數者。註云。下亥上二畫立置身傍。蓋如者往也。移下亥上二畫往于亥字身傍。則當如此寫。其左立者二畫。乃二萬也。其右重者六畫。乃三箇算子六數。則六千六百六旬也。故曰是其日數也。且四百四十五甲子。合得二萬六千七百。今乃差四十日者。則前所謂其季於今三之一。謂之旬者。蓋古以甲子數日。故謂之旬。如今陰陽家所謂甲午旬中之類是也。與書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同義。（解曰。元城論絳縣老人之歲曰四百有四十五甲子。恐左傳此事頗涉誕怪。要未可信。雖然。元城非妄語者。其必有所考矣。而愚以左氏浮誇斷之。則終有不敢信耳。）

先生好談易。嘗問僕曰。易更三聖。何也。僕曰。漢藝文志言庖戲氏始作八卦。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爲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易更三聖。先生曰。以大傳言之。神農氏爲耒耜。蓋取諸益。日中爲市。蓋取諸噬嗑。黃帝堯舜爲舟楫。蓋取諸渙。服牛乘馬。蓋取諸隨。且益噬嗑渙隨皆六十四卦之名也。神農黃帝堯舜皆文王之前也。則重易六爻謂文王。可乎。具周官太卜掌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爲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蓋夏曰連山。商曰歸藏。周曰周易。此又可見夏商之時已有六十四卦。非至文王重易六爻也。然則揚雄班固之徒。何以言文王重易爻。蓋文王拘於羑里而演六十四卦之辭。如乾元亨利正、坤元亨牝馬之正。是也。非重六爻也。至於爻辭則恐周公所作。如乾初九潛龍勿用。坤初六履霜堅冰至。是也。若爻辭是文王作。則不應曰王用亨於西山。又不應曰箕子之明夷。故漢藝文志亦言文王作上下篇。則今卦辭上下二經也。恐先儒傳習之誤也。若夫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班固以爲孔子所作。由此言之。則作易者不止三聖矣。先生又曰。今之所謂繫辭者。乃古所謂大傳也。司

馬遷傳易大傳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則在漢之時謂之大傳。不謂之繫辭也。又云。易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然今易中無此兩句。則亦必大傳之言也。今失之矣。易曰。繫辭焉以斷吉凶。是故謂之爻。由此言之。觀聖人之意。則爻者所繫辭也。凡一卦之中所載之文。皆其辭也。以繫辭於一卦之下。故曰繫辭。此後人失也。故詩序亦謂之大傳。蓋傳取其解經之義爾。如春秋有三傳之類。俱取其釋經也。先生曰。吉凶生大業。韓康伯注云。既定吉凶。則廣大悉備。此言非是。蓋有興有廢。湯武秦漢之事也。又云。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欽以直內。義以方外。當爲正以直內。又云。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當爲能研諸慮。如此類者五經中極多。僕曰。前輩多不言之。何也。先生曰。此事極繫利害。五經其來已遠。前輩恐倡後生穿鑿之端。故不敢著論。但欲知之爾。若或爲之倡。則後生競生新意以相夸尚。六經無全書矣。其害萬萬多於無立論之時。此前輩所以愼重。姑置之不言可也。韓魏公與歐陽文忠公同政府甚久。終日相聚。無事不言。但不曾與文忠公論繫辭。僕曰。何也。先生曰。文忠公論繫辭在集中。吾友所見也。其中有失。若與之同。則又是一文忠公。若論議不同。或至爭忿。故魏公存之不論。解曰。元城以爲作易者不止三聖。蓋認神農黃帝堯舜作用合易處。遂以爲神農黃帝堯舜作易也。其實非矣。愚固非知易者。然以理測之。恐大傳十三卦但敘羣聖所爲。暗與易合。非因易而後爲此。故每段曰蓋曰。蓋者疑辭。未知是否。以俟君子。

元城行錄解

公舉進士不就選。徑歸洛。從學於溫公。溫公曰。何爲不仕。公以漆雕開吾斯未能信之語以對。溫公說。復從學者數年。一日。避席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溫公曰。其誠乎。公問行之何先。溫公曰。自不妄語始。公初甚易之。及退而自檃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解曰。學無終窮。故曾子有斃而後已之論。元城棄官而受學於溫公。蓋亦有以見此矣。然曰力行七年而後成。則惑誠之爲道。未可若是限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吾黨之士。其尚知所以不息而後坦然有餘者。得矣。噫。誠可以易視爲哉。

公言安世平生只是一箇誠字。更撲不破。誠是天道。思誠是人道。天人無兩箇道理。因舉左右手顧之笑曰。只爲有這軀殼。故假思以通之耳。及其成功。一也。安世自從十五歲以後便知有這箇道理。也曾事事著力。畢竟不是。只有箇誠字。縱橫妙用。無處不通。以此杜門獨立。其樂無窮。恁怎生也動安世不得。解曰。元城論天人無兩箇道理。最是。蓋天人只是一箇實理而已。然必假思以通之。故謂思誠。至若縱橫妙用。無處不通。則以有是實體故耳。故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閒。

溫公薦充館職。因謂公曰。知所以相薦否。公曰。獲從公游舊矣。溫公曰。非矣。光居閒。足下時節問訊不絕。光位政府。足下獨無書。此光之所以相薦也。擢右正言。是時差除頗多政府親戚。公言祖宗以來。執政大臣親戚子弟未嘗敢受華要之職。自王安石秉政以後。盡廢累聖之制。專用親黨。務快私意。數年間廉恥墮地。今廟堂之上。猶習故態。歷疏太師平章軍國重事彥博。司空平章軍國事公著。左僕射大防。右僕射

純仁。門下侍郎固。左丞存。右丞宗愈。堂除子弟親戚凡數十人。且曰。中書侍郎摯未見所引私親。而依違其間。不能糾正。雷同循默。豈得無罪。願出臣此章。徧示三省。俾自此以往。厲精更始。（解曰。溫公所以薦元城。與元城所以被薦。可以互觀也矣。且彥博。公著。大防。皆當時所謂名相。而元城乃不少假借。然後知溫公之薦人與元城之被薦者。非後世比也。）

會知漢陽軍吳處厚上蔡確安州所爲謗詩。公卽論奏曰。確詩十篇。多涉譏訕。而二篇尤甚。借唐爲諭。謗訕君親。至於滄海揚波之語。其所包藏。尤爲悖逆。蓋確自謂齒髮方盛。足以有爲。意在他日時事變易。傚倖復用。攄泄禍心。此而可舍。國法廢矣。已而蔡確責授光祿卿。分司南京。公與梁燾同上疏力爭。以爲責命大輕。未厭輿議。疏十餘上。始竄確於新州。（解曰。元城論蔡確之事。疏十餘上。始竄確於新州。此易所謂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蔡確雖貶。尙與章惇等自謂有定策功。創造語言。恐脅貴近。公復言蔡確黃履邢恕章惇四人者。在元豐之末。號爲死黨。惇確執政。倡之於內。履爲中丞。與其寮屬和之於外。恕立其間往來傳送。天下之事在其掌握。聖上嗣位。皆實太皇太后聖慮深遠爲宗廟社稷無窮之計。彼四人者。乃敢貪天之功以爲己功。伏望明正四凶之罪。布告天下。除蔡確近已貶竄外。所有章惇黃履邢恕。欲乞並行逐之遠方。終身不齒。由是三人亦皆得罪。（解曰。觀元城之論確履惇恕。亦難乎其爲力矣。故雖則暫去。而所以嬰其禍變者。終亦無窮焉。易曰。孚號有厲。其爲君子之謀至矣。）

遷起居舍人兼司諫。公偶爲家人顧乳母。牙媼以謂無有。詰其故。因言內降指揮見求乳母。公怒曰。汝何敢爾妄言。且今上猶未納后。安得有此。媼云。內東門司開封府錄實預其事。公與府錄有契。因悅間問之。答如所聞。卽上疏言。前世之主。鮮有不以聲色爲累。至於近之大早。御之無節。則又不能保固眞元。增益

壽考。聖賢所戒。可爲寒心。且世俗閒粗有百金之產。猶知愛其子孫。以爲嗣續之託。而況國朝百三十年之太平。六聖憂勤積累之業。陛下繼而有之。可不自愛自重。以爲宗廟社稷無窮之計乎。若陛下實未嘗爲司臣之所言猶不失諫官之職。萬一有之。則臣之進說已是後時。惟冀陛下愛身進德。留意問學。清心寡慾。增厚福基。宣仁后初不知。因公言。始窮詰其事。乃知顧乳母者爲劉氏也。后怒而撻之。由是劉深以望公。（解曰。此元城所謂先事之防。對病之藥者乎。夫以一母乳之事。曾未詳悉。乃聞之而憂焉。至形之章疏若是切也者。不有宣仁之賢。暴白其事。吾恐元城之慮夫國者未已也。吁。其賢乎。）自崇慶垂簾。復祖宗舊政。溫公既薨之後。荊公之徒。多爲飛語以動搖在位。誘之以利。脅之以禍。無所不至。大臣多首鼠兩端爲自全計。呂范二相尤畏之。欲用其黨。以平舊怨。謂之調停。差除之際。公與梁燾朱光庭每極力爭論。呂公病之。因薦熙豐舊人鄧溫伯爲翰林承旨。意者言官必爭。因以逐之。公言溫伯熙寧中王安石呂惠卿更相傾陷。溫伯始終反覆。出入兩黨。又附蔡確爲之草制。稱其有定策之功。乞行罷黜。疏累上。不報。即引疾在告。陳乞宮觀。乃除集賢修撰。提舉西京崇福宮。（解曰。荊公引用羣小。流毒無窮。賢相如呂范且尤畏之。則他可例想也。方且爲調停之說以依違其間。其將何爲。）其將何爲。易曰。九四。鼎折足。形渥。凶。范呂之謂哉。

公徧歷言路。正色立朝。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每以辨是非邪正爲先。進君子退小人爲急。其面折廷爭。至雷霆之怒赫然。則執簡卻立。伺天威稍霽。復前極論。一時奏對且前且卻者或至四五。殿前觀者皆汗縮竦聽。目之曰殿上虎。（解曰。殿上虎。人中龍也。故龍虎者。大人君子之象。）

宣仁后晏駕。呂丞相使陵下范純仁奏乞除執政。即用李清臣爲中書侍郎。鄧溫伯爲尚書右丞。時大臣

卒用調停之說。遂有李鄧之除。二人皆熙豐之黨。屢見攻於元祐。乃以先朝事激怒上意。會廷策進士。李鄧撰策題。歷詆元祐之政。有復新法之意。從而中傷元祐諸人。公乃出鎮常山。未幾。元豐舊人悉皆收召。遂相章惇。言者以公傾言蔡確。落職知南安軍。而呂丞相亦不免遠竄。乃深愧於公。其後范丞相門人狀范公之行。曰。使其言行於熙豐時。後必不至紛更。盡申於元祐中。必無紹聖大臣復讐之禍。或以此問公。公曰。微仲堯夫。不知君子小人勢不兩立如冰炭。故開倖門延入李鄧。排去正人。易若反掌。調停之說。果何益哉。昔溫公爲相日。蓋知其後必有反覆之禍。然救生民之患。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何暇更顧異日一身之患哉。世以公爲知言。（解曰。陰陽晝夜。邪正善惡。自有天地。莫之能違。則其相反固宜。是故以溫公之入相。則有元祐之時。以金陵之入相。則有熙豐之時。夫難進而易退者賢也。難得而易失者時也。爲世道計者。柰何其不愼於此哉。）

紹聖初。黨禍起。器之尤爲章惇蔡卞所忌。遠謫嶺外。盛夏奉老母以行。途人皆憐之。器之不屈也。一日。行山中。扶其母籃舁憩樹。有大蛇冉冉而至。草木皆披靡。擔夫驚走。器之不動也。蛇相向者久之。乃去。村民羅拜器之曰。官異人也。蛇乃吾山之神。見官喜相迎耳。官行無恙乎。溫公門下士多矣。如安世所守凜然。死生禍福不變。蓋其平生喜讀孟子。故剛大不枉之氣似之。（解曰。君子積誠懋德。可以動天地。感鬼神。而況於龍蛇乎。是故大蛇之相向。與二龍之夾舟。其致一也。皆可驗吾心之誠。故學不至於聖賢。不足以言學。）

惇卞用事。必欲致公於死。故方竄廣東。則移廣西。卽至廣西。則復徙廣東。凡二廣間遠惡州軍。無所不至。人皆謂公必死。然七年之間。未嘗一日病。年幾八十。堅悍不衰。此非人力所及。殆天相也。或問何以至此。

曰誠而已。解曰。元城遇難而不失其常。所謂君子素位而行。無入而不自得者乎。然求其要。則有非誠之至者莫之能爲也矣。故君子誠之爲貴。

蔡京用事。三省言蔡京奏劉摯等逆心。則其一時黨附題著之人。同惡相濟。豈得無之。如劉安世常論禁中顧乳母事。謂陛下已親女寵。又論不御經筵。陛下已惑酒色。誣罔聖躬。形於章疏者。果何心也。今摯貶死。廢及子孫。而安世不問。罪罰殊科如此。臣不知其說也。詔劉安世移梅州安置。公時執喪。不候服闋。赴貶所。時公在貶所。有士豪緣進納以入仕者。因持厚貲入京以求見惇。犀珠磊落。賄及僕隸。久之。不得見。其人直以能殺公意達之。惇乃見之。不數日。薦上殿。自選人改秩。除本路轉運判官。其人飛馹徑驅至公貶所。郡將遣其客來勸公治後事。涕泣以言。公色不動。留客飲酒。談笑自若。對客取筆書數紙。徐呼其僕曰。聞朝廷賜我死。卽死。依此行之。謂客曰。死不難矣。客從其僕取紙閱之。則皆經紀其家。與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悉。客驚歎。以爲不可及也。俄報運使距城二十餘里而止。翌日當至。家人聞之。益號泣不食。亦不能寐。且治公身後事。而公起居飲食如平常。曾無少異。至夜半伺公。則酣寢鼻息如雷。忽聞鐘動。上下驚曰。鐘聲何太早也。黎明問之。鳴鐘者。乃運判公一夕嘔血而斃矣。明日。有客唁者。曰。若人不死。則公未可知矣。然公亦無喜色。於是見公處死不亂如此。公貶梅州。忽有所厚士類數輩至。慇懃之餘。輒相向垂涕。公曰。豈非安世有後命乎。客曰。屬聞朝廷遣使入郡。將不利於公。願公自裁。無辱。公告之曰。安世罪大責輕。若朝廷不貸。甘心東市之誅。使國家明正典刑。誅一戒百。亦助時政之萬一。何至效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哉。不爲動。使者入海島杖死元祐內臣陳衍。蓋累朝相授。不殺近臣。惇卞屢造此禍而不克。故令

使者迂往諸郡。以虛聲逼諸流人。使其自盡也。解曰。夫京不足道也。彼所謂運判者何人。顧乃阿附小人以謀殺君子。獨何人。大哉誠乎。誠至而鬼神孚焉。天地格焉。嘔血之報。誰曰偶然哉。易曰。剝之無咎。失上下也。小人可以省矣。

公曰。安世除諫官三日。有大除拜。安世便入文字。凡二十四章。又論章惇十九章。及得罪。惇必欲見殺。人言春循梅新。與死爲鄰。高竇雷化。說著也怕。八州惡地。安世歷徧七州。解曰。惇卞之害元城也。無所不用其機矣。自今觀之。嶺海之所謂惡地。如春梅。如雷化。斯亦險矣。而元城歷焉。亦卒無恙。何哉。在我之誠心直道。夫固有以勝夫險也。莊生曰。人心險於山川。惇卞以之。易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元城以之。讀者合而觀焉。知所擇矣。

建中閒。公與蘇子瞻自嶺外同歸。至宣和閒。內侍梁師成得幸。貴震一時。雖蔡京童貫皆出其下。師成令吳可自京師來宋。欲鉤致公。引以大用。且以書抵公。可至三然後敢出之。且道所以來之意。大槩以諸孫未仕爲言以動公。公謝曰。吾若爲子孫計。則不至是矣。且吾廢斥幾三十年。未嘗有一點墨與當朝權貴。吾欲爲元祐完人。不可破戒。乃還其書而不答。人皆爲公危之。而公自若也。解曰。師成之在爾時。既稱京貫皆出其下。則其孫之仕用與否。亦何必元城而後可哉。吾以是知小人之於君子。未嘗不知所重也。然非重君子也。重名義也。其斯師成所以憚元城乎。

先生云。安世尋常未嘗服藥方。遷謫時。年四十有七。先妣必欲與俱。百端懇罷。不許。安世念不幸使老親入於炎瘴之地。已是不孝。若非義固不敢爲。父母惟其疾之憂。如何得無疾。祇有絕欲一事。遂舉意絕之。自是逮今。未嘗有一日之疾。亦無宵寐之變。陳瓘曰。公平生學術以誠入。無往而非誠。凡絕欲是眞絕欲。心不動故。公曰然。公曰。安世自絕欲來三十年。氣血意思只如當時。終日接士夫劇談。雖夜不寐。翌朝精神如故。平生坐必端己。未嘗傾側靠倚。每日行千步。燕坐調息。復起觀書。未嘗晝寢。啜茶伴客有至六七

盥。終身未嘗草書。歲時家廟祭享拜跪。七十有二未嘗廢闕。此祖相傳。安世終身由之。以勵子孫。一皆本之以誠。故心嘗前知。兩月前自覺必有變異。果長子不祿。故至誠如神。聖人豈吾欺哉。（解曰。元城絕欲一事。蓋誠所爲乎。夫惟誠。是以明而剛也。是故明則燭理。剛則堅志。惟燭理故前知。惟堅志故天下之欲不能動。然則元城所以大過人者。其在是與。）

公曰。今人咸言事已如此。不可復理。某以爲甚易耳。孟子云。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哉。非敢輕蔑天下之士。自以實見天下有可爲之理耳。請言一事。某少時在開寶寺習省課。潞公爲樞相。一日。以先人監牧司申一事。頗違當時朝廷之意。召某問之。某以實對。已而問近有所聞否。某言昨有人相訪。云王介甫求去甚堅。恐相公代其任。潞公曰。安得有此。譬如立大廈。其匠擅其工。斤斧紛紛然。其大木截之令小。小者復碎之。曾未就緒。輒要主人辭去。舊屋既毀。新材又壞。後之人如何其可爲也。余時甚少。氣頗銳。應之曰。某雖晚進。以理觀之。似未然。潞公愕然曰。何故。某曰。今日新政。不知果順人之所欲。爲人之所利乎。若不然。相公當之。去所害。與所利。反掌之間耳。潞公默然。（解曰。天下無不可行之理。是以無不可爲之事。元城引孟子。以爲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蓋自量其力足以任天下之重如此。要非苟爲大言而已。觀潞公所以處當時世務者如此。宜元城有所未然也。嗚呼。使元城之志行。則元祐之治。雖三代可也。而卒不能焉。何哉。）

胡珵問曰。筮仕之初。遽領推勘。不知治獄要道何如。公曰。在常注意而一事不可放過。某有同年宋若谷。初在洛州同官。留意獄訟。當時遂以治獄有聲。監司交薦。其後官至中散大夫。嘗曰。獄貴初情。每有繫獄者。一行若干人。即時分牢異處。親往徧問。私置一簿子。隨所通語畢記之。因以手畫膝上教珵曰。題云某

人送到某人某事若干人。列各人姓名。其後行間相去可三寸許。以初問訊所得語列疏姓名左方。其後結正。無能出初語者。蓋人乍入獄犴卽倉卒。又異處不能相謀。此時可以得其情耳。獄貴初情。此要道也。

呂舍人曰。器之嘗謂予言。當官處事。須權輕重。務合道理。毋使偏重可也。夫是之謂中。因言元祐閒嘗謁馮當世。當世言。熙寧初與陳暘叔呂寶臣同任樞密。暘叔聰明少比。遇事之來。迎刃而解。而寶臣尤善稱停。每事之來。必稱停輕重。令得所而後已也。事經寶臣處者。人情事理。無不允當。因極言稱停二字。最吾輩當今所宜致力。解曰。元城所謂處事當權輕重。務合道理。毋使偏重。大哉斯言。可以訓矣。蓋天下之事。多壞於太過。而亦常失之不及。夫過也。不及也。均之非中也。夫以其非中也者。何哉。求之稱停故也。吾見夫罹此而自悔者多矣。此元城所以教人當致力也。嗚呼。斯言也。其仲尼民鮮之遺歎乎。

先生歲晚閒居。或問先生何以遣日。公正色曰。君子進德修業。惟日不足。而何云遣乎。解曰。理在天地。何嘗一日止息。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則日用而不知矣。故君子之道鮮焉者。此也。觀元城之答時人。幾乎見道之全體矣。夫惟其見之也全。故其爲之者力也。嗚呼。反是而謂之遣日者。宜乎衆矣哉。

公自宣和元日以後。謝絕賓客。四方書問。皆不啓封。家事無巨細。悉不問。夏六月丙午。忽大風飛瓦。驟雨如注。雷電晝晦。於公正寢。人皆駭懼而走。及雨止辨色。公已終矣。聞者咸異焉。及葬。楊中立以文弔之曰。劫火洞然。不燼惟玉。縉紳往往傳誦。以爲切當。公在宋。杜門屏跡。不妄交游。人罕見其面。及公歿。耆老士庶婦人女子。持薰劑而哭公者。日數千人。後二年。虜人驅墳戶發棺。見公顏貌如生。咸驚曰。必異人也。一無所動。蓋棺而去。

昔有與蘇子瞻論元祐人才者。至公則曰。器之眞鐵漢。不可及也。解曰。吾黨所謂鐵漢。猶氏所謂金剛。元城之大節。不可奪矣。是故雷雨正色之變。處人發棺之歎。耆庶遠近之哭。皆天理之自然者也。嗚呼。君子誠意之驗。其不可掩如此夫。

元城語錄解後序

序曰.元城語錄何.錄元城語也.夫錄其語矣.何以復有解也.解其語.將以發其義也.示仰止也.責備云也.吾聞古之君子有三異.所以大同乎道也.是故君子者.以異而同之者也.夫其以異而同.何也.異其異.固所以反吾同也.是故曰誠.曰明.曰剛.其斯君子三異之道與.惟誠也.故能一天下之僞.惟明也.故能察天下之隱.惟剛也.故能濟天下之變.其斯以爲元城乎.夫元城非以求異夫人也.異乎人之異夫道也.苟異夫道.將安同.是故殿上有虎.大有勇也.厥知長男凶.大有明也.七年而後不妄語.大有誠也.元城之所謂異而同者.其諸是與.其諸是與.質之道.思過半矣.然則蘇軾氏曰鐵漢似也.由今觀之.無乃得夫其一.遺諸其二者乎.愚既作是解.復舉此以示讀語錄而不思者.俾後之君子考焉.

嘉靖己丑冬十月初有三日.河南按察司副使後學開州端溪子王崇慶序於汝南之行臺.

書元城語錄解後

端溪公按部于汝寧。出所解元城語錄以示。公、大名開州人。元城、大名附邑。公爲元城切近之人。詩曰。高山仰止。元城蓋公高山也。且元城在宋人目爲鐵漢。自欲爲完人。炎海瘴嶺。雖觸夏籃舁母與俱。而公以危言忤逆瑾。擯斥者十餘年。且所至輒奉太夫人以行。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公於元城。有而似也。其取語錄而解之者。固也。因請而刻之。計板三十五片。兩面用之。省材也。匠借於崇府。因便也。木非加災。有益也。板成將印給府學師生。而次及於諸屬。廣教也。行錄亦有解。而獨名曰語錄解。行錄因語錄而附也。時同知張子傑。通判王子邦直。推官劉子寓春。汝陽縣知縣白子鋼。皆見厥成也。刻之者鐸也。顧姓。東齊人。時承乏知府事。

嘉靖八年冬十月望日謹識。

元城語錄解後序

夫錄以紀言者也。馬子永卿所以師元城而立教也。夫解以宣意者也。王子端溪所以發元城而景行也。是故匪錄何傳。匪解何暢。則夫端溪子之惓惓。固有以也。余也知是郡者三年矣。過先生之閭。懷先生之風。又從而味端溪子之解。吾其教民有餘地乎。版舊梓行於汝寧。而先生之故里。尤不可缺也。是用重刻焉。

嘉靖丁酉秋七月朔。賜進士知大名府事前兵科左給事中侍經筵官古雝孟門高金書刻。

元城語錄脫文（自小萬卷樓叢書本錄出）

左傳襄十二年。同宗於祖廟。注。始封之廟。同族於禰廟。注。父廟。然則宗遠而族近也。政和中。大臣不學。以郡主爲宗姬。以縣主爲族姬。又姬、周姓也。自漢初取爲嬪嬙之號。已可笑。今乃以嬪嬙之號名其女。尤可笑。案黃氏日抄引元城語。此條下注語上。次在太祖未嘗文談條下。熙甯初溫公諫用兵條上。是當在上卷之末。今本元城語錄無此條。蓋明刻脫去。

子產相鄭。晉悼已薨。楚亦衰。子產又能得晉楚大夫之心。許其更相朝晉楚。亦值其時也。

續慈陵切。與餳相近而不同音。案續不當有慈陵切。亦不與餳相近。當有脫誤。以上二條。黃氏日抄引在漢武用兵條下。漢元封五年初置刺史條上。是當在中卷之末。今本元城語錄亦脫去。而日抄所引。又以下卷之文混入中卷。又往往以己意檃栝。原本面目。不可見矣。

元城譚錄

具茨韓瓘官二浙。往來必維舟河梁。侍元城譚誨。錄其繫邪正得失者二十一條。名劉先生譚錄。直齋書錄解題云。劉先生譚錄一卷。知秀州漳臺德全撰。瓘、億之曾孫。緬之孫。官二浙。道睢陽。往來必見劉元城。記其所談二十一則。

元城先翁與溫公同年。故遣元城從溫公學。

元城終身未嘗草字。書尺未嘗使人代。

元城作待制。道遇丞相呂微仲。去席帽涼衫。斂馬於浚溝廟下。微仲問法吏。無兩制避丞相之法。然終不樂。范相由元城章疏而出。已而復拜。微仲遂擬元城眞定。宣仁曰。如此正人。且宜留朝廷。

韓魏公鎮北門。朝城令決守把兵士。不伏。以解府。公問汝罵長官否。曰。實有。曰。汝爲禁兵。既差在彼。便有階級。判市曹處斬。略不變色。潞公鎮北門。有外鎮解一卒如前者。公震怒問之。亦判處斬而擲筆。潞公氣稟雄傑。而非傲物。魏公和平。略無崖岸。遇事迎刃而解。至疑慮難處者。研墨運思。從容之間。已了於胸中。便下筆。天姿明敏。絕人遠甚。案名臣言行錄後集亦引此條。云魏公潞公俱嘗鎮北門。魏公時。朝城令決守把兵士。方二下。輒悖罵不已。令以解府。魏公使前問云。汝罵長官信否。對曰。當時乘忿。實有之。公卽於解狀判處斬。從容平和。略不變色。潞公時。復有解一卒猶前者。潞公震怒。問之。兵對如實。公亦判處斬。以此見二公之量不同。如魏公則彼自犯法。吾何怒之有。不惟學術之妙。亦天資之高爾。與日抄所引。詳略互異。蓋各有刪節之處。今並錄於此。名臣言行錄此條注元城語錄。當是譚錄之誤。後王安石薦李定條亦然。

元豐末。京東劇寇欲取掊剋吏吳居厚投鑄冶中。居厚覺蚤遁去。

劉道原之子義仲。每有書譯數四不能曉。

王鞏定國多識前言往行。乃服林靈素丹藥。暴得疾苦。

王介甫來去。潞公謂後人如何可爲。元城對曰。相公當至。至字似有誤。去所害。興所利。反掌閒耳。

元城曰。陳瑩中。某嘗薦自代而未嘗識面。瑩中多失之過。如尊堯集先評荊公爲伊呂聖人之耦。而後納諸僭叛不軌之域。此學術不粹也。

王安石薦李定時。陳襄彈之。未行。擢監察御史裏行。宋次道封還詞頭。辭職。罷之。次直李大臨再封還之。最後付蘇子容。又封還之。吏奏復下至七八。子容與大臨俱落職奉朝請。名譽赫然。此乃祖宗德澤。百餘年間。養成風俗。與齊太史見殺三人而執筆如初者何異。其後攝官修起居注。章衡行之。賢不肖於此可

見。案名臣言行錄後集亦引此條云天下以爲當然者謂之公論公論蓋非強名乃天道也此道未嘗廢顯所在如何耳如唐虞三代與吾祖宗之時公論在上君相主之賢哲聚於朝不肖沈於下海內入於陶冶一歸於正如晚周及東漢之餘上之人不能主公論所用非其人於是乎清議在下而士知所重畏恥爲非義登其門者如龍從其死者如歸致黨錮之禍起視漢室爲何等時也頃時王安石薦李定陳襄彈之未行刖擢太子中允宋次道敏求封還詞頭翊日辭瞻罷之又下次直李大臨蘇子容相繼封還更奏復下至於七八子容與大臨俱落職奉朝請名譽赫然此乃祖宗德澤百餘年養成風俗公論之不可屈如此與齊太史書崔杼弒其君殺三人而執筆如初者何異其後攝官修起居注章衡行之賢不肖於此可見要之公論不可一日廢然在上則治在下則亂可以卜世也較日抄所引爲詳。

元城竄嶺南。一日使至。士類泣告以聞。朝廷遣使入郡。將不利於公。請早自裁。公從容留飯。卒不爲動。而使者乃過旁郡。以上並見黃氏日抄。

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

瓘乞言。元城曰。惟在力行。古人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故以行爲貴。以上條見日抄附著所引元城語錄元城初求教溫公條下。

元城道護錄

道護錄者。珥所集。不著姓氏。珥以宣和六年春介楊龜山書謁元城於南都而錄其說。直齋書錄解題云道護錄一卷胡珥德輝所錄。劉元城語凡十九則。趙希弁郡齋讀書志附志云道護錄兩卷。據書錄解題云止十九則。則未必爲兩卷。疑附志誤也。

元城初除諫官。以母老辭。母勉使爲之。乃供職。論胡宗愈二十四章。又論章子厚十九章。子厚欲殺之。春、循、梅、新、高、竇、雷、化、八州歷其七。案名臣言行錄後集引道護錄云公曰安世除諫官三日有大除拜安世梅新與死爲鄰高竇雷化說著也怕八州惡地。安世歷遍七州云云與日抄所引互有詳略。

元祐黨人只七十八人。後來附益者不是。

龜山有除命。聞是蔡攸所引。不知肯來否。

李光好官員。可惜爲蔡攸所引。此人撥著便省。後來罷去。

若象數可廢。則無易矣。若不說義理。又非通論。兩者兼通始得。

學者所守要道。只一勤字。勤則邪僻無自而生。纔有閒斷。便不可謂勤。

獄貴初情。每一行若干人。卽時分牢異處。親往徧問。私置一簿。隨所語記之。其後結正。無能出初語者。

致曲者。至誠之道。無處不在。著一事上便是曲。致曲以通之也。（以上並見黃氏日抄。）

温公言。安世平生只是一箇誠字。更撲不破。誠是天道。思誠是人道。天人無兩箇道理。因舉左右手顧之笑曰。只爲有這軀殼。故假思以通之耳。及其成功。一也。安世自從十五歲以後。使知有這箇道理。也曾事事著力。畢竟不是。只有箇誠字。縱橫妙用。無處不通。以此杜門獨立。其樂無窮。恁怎生也動安世不得。（此條見名臣言行錄後集引道護錄云。）

劉元城學術出自溫公。其行已立朝。具有本末。東坡論元祐人才。至元城。輒曰器之眞鐵漢。不可及。其風概可知。此書馬永卿所述元城語。雖名語錄。而頗及考證。閒旁涉禪學。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列之雜家。從其實也。近儒每謂元城嘗疏論伊川。又好與東坡遊。語錄中又嘗微及伊川諫折枝事。故朱子輯名臣言行錄。不登一字。以爲門戶之見。今案名臣言行錄前後集凡引元城語錄數條。後集第九卷采東坡言行。第十二卷采元城言行甚詳。此皆朱子原輯。非李幼武所補。豈得云以交東坡之故。意存門戶而不登一字耶。且黃東發學本朱子。而日抄所錄元城語錄采及諫折枝一條。又豈有門戶之見存於中耶。夫卽有意掊擊朱子。亦宜稍檢其書。果否遺漏。乃徐議其是非。不當鹵莽滅裂。奮然見之著錄如是。是則眞門戶之見而已矣。明萬歷間區龍禎刻本元城語錄。脫誤頗多。前錄宋史本傳一篇。末附行錄一卷。係明崔銑、于文熙、綴輯。案趙希弁郡齋讀書志附志元城語錄三卷、譚錄一卷、道護錄兩卷。直齋書錄解題云。元城語錄三卷。劉先生譚錄一卷。道護錄一卷。以上三書。皆刻章貢。是宋時原本。附有譚錄、道護錄二書。今二書雖佚。而黃氏日抄附錄於元城語錄後者猶可見其崖略。名臣言行錄中亦尙有數條。又胡仔苕溪漁隱叢話亦引元城語錄數事。今據日抄、言行錄、叢話、校正區刻語錄之舛誤。而采輯所引譚錄、道護錄、附於其後。其崔于所補。則從舍旃。本傳自具宋史。無須附贅。故亦刪去。凡以略存宋本面目云爾。咸豐二年春社日。金山錢培名謹識。（按此跋自小萬卷樓叢書本錄出）

元城語錄解原序

天順己卯。大名守河東王公刊元城先生語錄三篇。歲久而廢。今南陽張君令元城。白于其守金公復刊之。張君既潔己而富民矣。又慮其教之靡有準也。曰。先生、邑之先聞也。諸生皆學孔氏。先生其孔氏之徒與。銑嘉張君。乃輯先生之行授之。俾嗣刻焉。敍曰。孟氏有言。尙友讀其書。必論其世也。六經之說繁矣。賦文之籍。大倍於經。學之者白首而眩。故儒腐裕蠹詞。士浮而失守。先生受於司馬氏者。曰誠而已矣。終身行之。故直不屈於萬乘。節不奪於折久。安不搖於迫禍。言確而厚。讀之去鄙吝焉。夫榮可恥也。禍可畏也。一缶之墮。負者色恤。細蜂之毒。見之匿影。何者。以物爲情也。故任道之心。可以忘物。異哉范氏呂氏之相也。周其身計。創調停之政。黜先生之言而尼其直。且夫薰蕕之不同藏。爲蕕之善淆也。彼人者。志人獲逞而弗已。其始下之而陰閒之。已遂奪其地而據之以肆其欲。彼於君而弗德焉。況其他乎。范氏呂氏之用之也。姑餌之而懼其逞耳。非誠愛而成之也。以善服人。人且畔之。苟以詐容計合。自我且然。何以率衆。故誠者、邪正辯而已。夫聖人、人倫之正也。釋氏者。將全其性而逆其倫。不亦謬乎。知者亡凝物。仁者亡遏情。勇者亡戾行。然後性盡而功立。今生不能不惑於釋氏。知有凝也。先生忠矣。孝矣。彼何與焉。或曰。先生取定於釋。殆不其然。安陽崔銑序。（按此序自畿輔叢書本錄出）

王雲五主編

萬有文庫初編

元城語錄解

附行錄解脫文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輯者 馬永卿

解者 王崇慶

編行錄者 崔銑

補脫文者 錢培名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褚志政）

朱

G一五〇三上